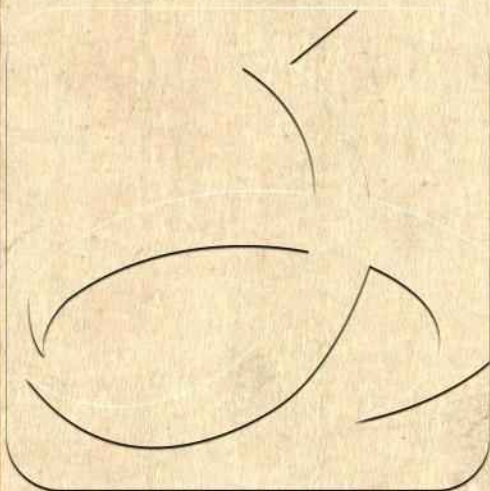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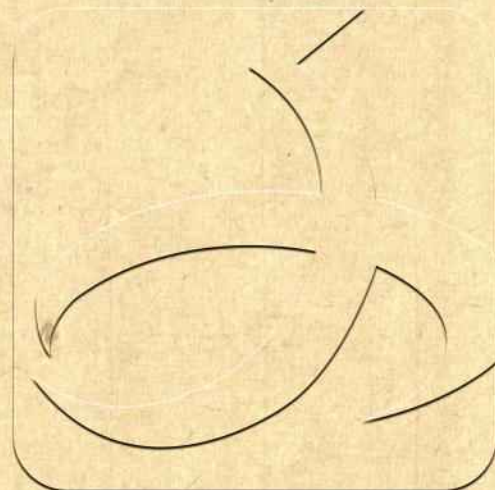
大佛頂首楞嚴經正見

卷一之三



紅客堂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序

戊寅春興福會公禪師金剛提
 要成杼軸一心刊落衆論方心
 折之居無何再以楞嚴正見公
 之當世其間取義分科具有別
 裁悉由心得觀其言曰經以圓

中國社會科學院
 藏書

極爲宗了義爲趣須有妙悟一
超直入此安得以名句文身盡
之耶向聞我公具戒臯亭叅靈
隱住徑山後乃止足婁東之興
福師人品高卓見處穩實且又
多雅思發爲淵才以提策爲已

任故喜於接納而得隨機開導
於不立文字中以文字教人者
如此集成問序於余余惟楞嚴
頂法以究竟爲無上尊者當機
尚叅疑悟安敢以凡夫知見妄
加蠡測無已則有唐宋以來諸

先德之緒論在蓋自房相筆受
而後崇福慤公奉其經函作疏
此詮解所自始也館陶振公分
爲八段七科此科判所自始也
資中沅公作疏謂三法與三觀
相應此孤山等台觀解經之始

也其以禪宗解經者自長慶巘
公撰說文始此溫陵等以禪判
教之祖也若宋初有長水璿公
出自賢首叅合天台所撰義疏
圓收教觀論者推爲百代心宗
可稱諸家之總萃矣然宋前諸

師源流如一宋後經解同異支
分如石門寂公之尊頂法本以
見性爲宗而與靈源相抵又於
長水有義學之譏如孤山圓公
用三止三觀貼釋全經吳興岳
公張大其說而或指爲山外一

家尚非通義至交光正脉尤力
辨其非如溫陵環公於台觀外
別判見道等四科卓然自立足
垂世訓而謂睿月圓諸師皆不
足爲繩準亦屬過論如師子林
惟公集唐宋九師爲會解南北

講席宗之者百年議者又有延
津刻舟之歎凡若此者黨伐互
諍入主出奴非有最後之提示
曷以爲之是正哉竊以愚見揆
之諸家雖衆必以禪宗解經方
合經中徵心辨性之義是爲正
法今觀明代宗師如曹溪憨公
雪浪懷公咸稱法匠但懷公之
於是經稱性而談疏通灑落直
欲掃去諸科故不復著書獨有
憨公之懸鏡綱要灼然可傳乃
枯坐三年一夕冥悟融會於一

心三觀信筆發揮所言觀體觀
相觀用並是合釋全經非同分
配真能離文字爲文字者禪家
說經固當推爲科律矣考之曹
溪法系徑山靈隱皆南嶽正宗
念我公會駐錫二山卽是一家

宗子今且分化婁江再闡宗風
弘宣法乘何不足與海印發光
者先後相承互證此一超直入
之妙悟耶至若儒門說經亦多
以禪判教如會祠部之宗通鍾
竟陵之如說錢虞山之蒙鈔指

歸正無不合皆余夙昔所師承者余曾於鄧尉山中妄有十述及述要之作自媿章句家言茫無心得茲得循觀正見語必從心足資就正他日者恬心霽目靜證真詮當辦香十笏奉犍椎

於瓶拂之前也

康熙己卯冬日崑山澆弟盛符升拜題時年八十有五



募疏

初祖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而巖頭亦云不可以實法與人且世尊於涅槃會上曰我四十九年說法未曾說一字卽於首楞嚴中亦曰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可見佛祖相承了無異轍如大火聚如塗毒鼓不留剩迹不着思惟稍涉遲疑便墮坑落塹何有於言說哉然歷觀古來諸大宗匠靡不深明教乘博綜內典發微言於宗旨寄妙理於淵談雖秉單提向上之樞機而亦旁通性相之關鑰蓋深知後世狂誕之徒槩以盲針瞎灸爲直指粗拳亂棒爲門庭

非惟不探義理甚且名目不知故深憫此輩密垂方便於前也若此則教海烏可不研究哉吾婁興福禪寺爲古道場堂頭會公大和尚爲靈隱具公之子三峰漢翁之孫得奪食驅耕之作畧握烹佛煨祖之機權藏頭角於水邊林下露爪牙於斷楮殘編法堂前縱未草深一丈確有古宿遺風絕不以熱鬧門庭牢籠斯世之衲子住此多年並不問戶外事誠諸方之傑出者予家世奉佛先大人研心釋典予雖茫無所窺然性樂交方外侶素仰和尚高風未獲親承惟拂邇有客攜一編見眎曰楞嚴正見廼會公所著也予

莊誦一卷不覺舉手加額曰此乃最上一乘諸佛之慧命衆生之正因教典之宏綱禪門之要關也夫欲明心見性者咸當於此盡心焉或謂會公承三峰靈隱之後宜大振五宗之秘二要之源而斤斤從事於語言文字何也予知有深意焉蓋有見於今之號爲知識者擎拳豎指蹈襲成風故以此發揮自己本地光明卓然獨立於稠人中爾然解是經者自唐迄今不知凡幾其最著者無如長水溫陵天如覺範要之各見所長究其指歸大同小異譬之殊流咸歸於海今讀是集妙契佛心闡明奧義不襲前人之剩語一

一從胸中流出所謂言言得髓字字探珠真末切衆生學佛之津梁也讀此益知師之行解相應誨人不倦有不可幾及者與彼漫稱知識者豈可同日語哉亟宜付之梓人布諸塵刹但卷帙浩繁鉢資有限非得大檀善信慨助剗剔之貲勝因何由成就予雖不文敢以一言倡導聊述其為法苦心以勸夫同志樂善之士捐橐相助諒必有點頭見許者不以予言為河漢也是為序

太原隨菴老人王撰拜手書



大佛頂如來密因脩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正見卷第一

住婁東古典福禪寺沙門濟時述

題中三號曰佛曰如來曰菩薩法中三義曰頂曰因曰行行者用也因者義也頂者至也極也無上之稱也又佛者覺也覺非事覺之覺乃是本覺之覺本覺無上故曰頂如即不來來必有因故曰因密揀漏心之謂證是了義之稱謂因密故能來證窮故能如然如亦覺也來亦覺也今不稱覺而稱如來者乃是當法之義因密而證窮之謂耳菩薩

者覺用兼稱。凡夫覺用非真覺。乃是妄覺。菩薩覺用是真覺。非是妄覺。妄卽是虛。真卽是實。實故隨緣不變。虛故觸途成滯。是以菩薩證窮是覺。從覺起用。用不失體。體不礙用。故能頭頭上顯。物物上通。千變萬化而不窮。故曰。行者用也。首楞嚴一句。總收上三義。梵語首楞嚴。此云。一切究竟堅固。謂在體上也。究竟堅固。用上也。究竟堅固。理上也。究竟堅固。事上也。究竟堅固。總之一切處無不是首楞嚴大定。故曰。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卽此意也。

又諸經通例作三分消釋。謂序分正宗分流通分。其序分流通分。臨文自見。其正宗分。文分五大科。其一妙奢摩他。梵語妙奢摩他。此云寂靜。又云止。卽是釋大佛頂一句。經中從七徵十辨。乃至破三科之妄。揭七大之性。是其文也。其二三摩鉢提。梵語三摩鉢提。此云妙定。又云觀。卽是釋如來密因一句。經中從滿慈執相難性。乃至說二決定義。六解一亡。是其文也。其三禪那。梵語禪那。此云寂靜。思惟脩。又云中道。卽是釋菩薩萬行一句。經中從二十五聖。陳說圓通。乃至勅文殊選根。是其文也。

其四最初方便梵語漚和俱舍羅。此云方便。謂後五百歲。去佛甚遠。既無覲聖之面。陳又乏發蹤之指示。道奧幽深。從何契證。故須懸設方法。以便初機入德之門耳。經中從三漸次。建壇說呪。至懸示五十五位真菩提路。及文殊請名結經。是其文也。其五方便之餘者。良以一真體上。原無生佛之假名。萬法門中。似有昇沉之差品。設若未盡三空焉。得圓融一實。故又從正說之後。不辭方便之心。經中從內分外分。起至十習六交。說三善道。三惡道。并須倫七趣。是其文也。

上來五大科。總爲正宗分。後經別明五十種陰魔。至盡經止。乃屬流通分。大槩統論一經宗趣。通局時分部味。諸家俱有定見。茲不繁述。但此經旣以一乘圓極爲宗。了義爲趣。寧在其教迹文字上求耶。要須有妙悟。一超直入。掃知見之支離。徹圓明之道眼。亦能建大法幢。紹隆三寶。作得真正荷法的子。方符佛意。其次有發大心學道。宿障不能入覺。必須依佛宏規。從三漸次學。誦佛頂光呪。剗心入理。入理甚深。自然心開見道。是故此經前半部開其頓門。後半部開其漸門。頂光化佛所說神呪。

是顯不思議之妙用。中間亦畧示權乘。以通大規。謂之不定教。凡留心學此者。不論大小通局偏圓。一入此宗。咸臻道岸。以是知此經備盡衆體。剖抉精明。如行海者駕指南車。如行師者執信旗相似。學者得此。何往而不通耶。故願好心學道之士。宜盡心焉。

一序文分三

一常序

二別序

三因緣序

初常序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室羅筏城祇桓精舍。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

此結集時語也。諸經通例作六成就釋之。故不復釋。就今而論。從如是下。至某處作一句讀。便是有力。何者。室羅筏城。豈不是多財多欲之穢境乎。祇桓精舍。豈不是離欲寂靜之勝處乎。卽今佛住在何處。住在淨耶。住在穢耶。昔天台智者因讀法華經。至是真精進。是真法供養如來。乃徹悟。親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今果能看得此意徹。我知此人便是親從祇林來。曰如是之法。我從佛聞也。勿錯。

皆是無漏大阿羅漢

皆是無漏大阿羅漢一句總標。歎斯人也。而有斯德。德有六句。卽身口意戒定慧也。又此六句。束而爲三。謂身口意卽是戒定慧也。又此三句。細揀則一。卽一人具斯身口意戒定慧者。且一人具此一三六。則千二百五十人各各具此一三六也。今獨標六人六德者。乃互見互隱耳。是故總美稱之曰。皆是無漏大阿羅漢。又羅漢翻爲應供。如此人者。堪能遊化。堪能應供矣。彼阿難者。或乃闕斯德而有漏心也歟。

佛子住持善超諸有能於國土成就威儀從佛轉輪妙堪遺囑嚴淨毗尼弘範三界應身無量度脫衆生拔濟未來越諸塵累其名曰大智舍利弗摩訶目犍連摩訶拘絺羅富樓那彌多羅尼子須菩提優波尼沙陀等而爲上首復有無量辟支無學并其初心同來佛所

佛子下別列佛子住持善超諸有者。標身德以舍利弗當之。舍利弗又名身子。具有身德。又從佛口生。從法化生。故稱佛子。是善能超二十五有。是善能住持佛法者。故以此稱之。二能於國土成就威

儀者標意德以目連當之。蓋目連具通。是其意德。故能於國土成就威儀。威儀者。只是行住坐臥四威儀中。得自在安詳。故以此稱之。三從佛轉輪妙。堪遺囑者。標口德。以摩訶俱絺羅當之。因絺羅有口才。有口辯。是其口輪不思議也。是故能堪助佛轉輪。能堪遺囑。故以此稱之。四嚴淨毘尼弘範三界者。標戒德。以富樓那彌多羅尼子當之。富樓那翻爲滿慈。其父名滿。其母名慈。諸梵行人。稱爲滿慈子。具戒德。故是能嚴淨毘尼。是能弘範三界。作人天師也。故以此稱之。五應身無量度脫衆生者。標定德。以須菩提當之。須菩提翻空生。實修空定。定能發用。故能應身無量。空能度苦。故能度脫衆生。故以此稱之。六拔濟未來越諸塵累者。標慧德。以優波尼沙陀當之。優波此翻塵性。以能悟得塵性是空。空是其慧。故能拔濟未來。越諸塵累。故以此稱之。已上六人六德。乃是衆中之綱領。又是此經之宗本。所謂人法雙舉者是也。然法不可以徒法。要藉人持。而人不可以徒人。要依法住。凡經中標人標德者。正所以標法聚也。思之。

二別序

屬諸比丘。休夏自恣。十方菩薩。恣決心疑。欽奉慈嚴。將求密義。卽時如來。敷座宴安。爲諸會中。宣示深奧。法筵清衆。得未曾有。迦陵仙音。徧十方界。恒沙菩薩。來聚道場。文殊師利。而爲上首。

經家於常序外。別序三乘所治之相。休夏一句。總標其時。自恣下。是所治之相。謂佛果治無爲。故有敷座宴安之相。菩薩治理障。故有恣決心疑之相。聲聞治漏心。故有自恣揀過之相。此三乘自宗所治之相也。若望之於他宗。亦莫不然矣。故有恒沙菩薩來聚道場句。大約三乘依教而住。故作如此之序。若以無爲之理印之。尚無二乘三乘之名目。焉有自宗他宗之差別耶。蓋此經以妙明真覺爲體。圓明寂智爲用。故列文殊一人當之耳。此乃經家巧序之法。不可不知焉。

三因緣序

時波斯匿王爲其父王諱。日營齋請佛宮掖。自迎如來。廣設珍羞。無上妙味。兼復親延諸大菩薩。城中復有長者居士。同時飯僧。行佛來應。佛勅文殊分領菩薩。及阿羅漢。應諸齋主。唯有阿難先受。別請遠遊。未還不遑。僧次旣無。上座及阿闍黎途中獨歸。其日無

供卽時阿難執持應器於所遊城次第循乞心中初
求最後檀越以爲齋王無問淨穢刹利尊姓及梅陀
羅方行等慈不擇微賤發意圓成一切衆生無量功
德阿難已知如來世尊訶須菩提及大迦葉爲阿羅
漢心不均平欽仰如來開闡無遮度諸疑謗經彼城
隍徐步郭門嚴整威儀肅恭齋法爾時阿難因乞食
次經歷姪室遭大幻術摩登伽女以娑毘迦羅先梵
天呪攝入姪席姪躬撫摩將毀戒體如來知彼姪術
所加齋畢旋歸王及大臣長者居士俱來隨佛願聞
法要於時世尊頂放百寶無畏光明光中出生千葉

寶蓮有佛化身結跏趺坐宣說神呪勅文殊師利將
呪往護惡呪消滅提獎阿難及摩登伽歸來佛所
此序三乘人應供而作緣起法也若以應供而作
緣起佛亦應供菩薩亦應供聲聞亦應供聲聞應
供以防心離過爲法菩薩應供以智照不惑爲法
佛應供以如如不動爲法如是應供自然心不出
乎位心不出乎位雖日應千供不爲過矣今阿難
不然不遑僧次是無法矣無法而心遊於外又無
上座師導其則又無規範制禦其心如行乞全
成其妄耳心旣是妄而又妄擬佛法妄詆訶上座

若然宜乎其墮姪室而着邪見也明矣。且既墮其
 妄。當是時。還可說防心離過得乎。還可說智照不
 惑得乎。還可說如如不動得乎。若如此。所謂政多
 而法亂。我見其無益於事矣。所以到此。不得不用
 沒頭腦着子。提個密令。宣道呪語。使其不覺不知
 處。一擊脫其邪染。解其天殺。完其戒體也。世尊因
 斯匿出祇林。入室羅筏城。阿難亦緣乞食出祇林
 入室羅筏城。一人齋畢旋歸。一人邪染淪溺。冷眼
 觀之。聖凡迥別。不啻霄壤矣。事雖如此。須知阿難
 墮處。與三界衆生何異。以是知此經之說。正爲我

等衆生。不在阿難也。學者當細細參究。弗推在他
 人身上。要歸之於己躬。方不負世尊之意耳。阿難
 名慶喜。斛飯王子。佛之堂弟也。娑毘迦羅。此云金
 頭。卽黃髮外道也。

二正宗分文五

初妙奢摩他

二三摩鉢提

三禪那

四最初方便

五方便之餘

初妙奢摩他文二

一徵心 二辯見

一徵心二

一破所依

二破能依

一破所依分五

一般勤請法

阿難見佛頂禮悲泣恨無始來一向多聞未全道力
殷勤啓請十方如來得成菩提妙奢摩他三摩禪那
最初方便於時復有恒沙菩薩及諸十方大阿羅漢
辟支佛等俱願樂聞退坐默然承受聖旨

阿難下請法。法者。卽四句法之綱宗也。想古佛當
時有此名目。故阿難首請之。以成一期開示之文
耳。教義家不知其宗趣。乃立三觀限約其心。殊乖
佛意。不知此四句法。全是師家之妙用。非學家所

宜。若學家執此。便成死法。儼是與心敵對。非稱一
真平等了義之法也。問。此經旣是一真法界。如如
平等。又何用四句法之綱宗乎。曰。理雖平等。用實
等差。譬如船師。不住此岸。不住彼岸。不住中流。而
能運此岸衆生於彼岸。佛見阿難誤墮處。卽知衆
生着妄處。不得不下手鏤其心骨。拔其見刺。於五
蘊十二處十八界。七大之性。一一搗其巢穴。勦其
命根。使其自解翻身。方見本來面目。阿難到此遂
悟。呈偈云。妙湛總持不動尊。首楞嚴王世稀有。云云
方知此事本來如是不消歷劫辛苦頓獲法身也。云云

已。於是看來。世尊下手處不緊。焉得阿難如此脫
穎耶。此世尊用妙奢摩他第一句綱宗。奪人之法
也。阿難既悟。但悟得體。未悟得用。但明得自己。未
明得目前。假如有一法橫在這裏。未免動心生疑
去不得。只如滿慈。推其說法人中第一。是能盡諸
漏者。尚紆疑悔。况阿難雖悟本心。不過初斷分別
習漏未除。俱生猶在。若不爲其斬豁。終成墮在毒
海。是故世尊將目前山河大地明暗色空等法。一
一指歸脚下。說道有世界衆生。不過是病眼之花
所執自然因緣。皆成戲論。譬之一巾。六結若除。是

非頓掃。方盡法源。此世尊用三摩鉢提第二句綱
宗。奪境之法也。雖然如是。猶是指蹤之極則。未爲
究竟。要急相應。須再進一步。故借觀音一門。畧表
樣子。如說聞所聞盡。盡聞不住。便是脫過一重覺
所覺空。猶有覺在。又脫過一重空。所空滅。猶有空
在。又脫過一重。如是重重轉入。入無所入。方是的
矣。以上卽是印空印水印泥三要印也。細看則有
三句。其實止得一句。單單提此一印。以爲用耳。蓋
觀音表獨照。文殊表獨用。而佛在句身之外。故佛
無所言。要阿難默契而冥通。所謂向上提持者是

也。此世尊用禪那第三句綱宗。人境雙奪之法也。已上三句。若無前二句。不成後句之捷。若無後句。不顯前句之功。雖然此三句。乃是把手上高山。既到頂已。須放却拄杖子。重新下來。一步一步行過。立機立境。說顯說密。開方便之權門。接三乘之根性。若不如此。永嘉所謂豁遠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必矣。所以將路頭曲折。委悉詳盡。要使阿難傳持教體。以啓將來。攝一類之初機。圓最後之密旨耳。此世尊用漚和之智。第四句綱宗。人境俱不奪之法也。然此四句法之綱宗。備在經文。曉如白日。而講家不諳。強立三觀。死法以誤人。而又不明示何章何段。是奢摩他。是三摩提。是禪那。吁。此何異指魚目而混明珠。使學者有向岐之泣。可哀也已。

二徵其初心

佛告阿難。汝我同氣。情均天倫。當初發心於我法中。見何勝相。頓捨世間深重恩愛。阿難白佛。我見如來三十二相。勝妙殊絕。形體映徹。猶如琉璃。常自思惟。此相非是欲愛所生。何以故。欲氣麤濁。腥臊交遘。膿血雜亂。不能發生。勝淨妙明。紫金光聚。是以渴仰。從

佛剝落

佛與阿難共祖。故曰同氣。兄弟情親。故曰天倫。然此一問一答。大有關係。直下子得。則一部經文。思過半矣。何者。世尊問處。如張四面網羅。提一心字。提一見字。提一相字。提一愛字。四處綳定。而敵者縱有神謀巧計。若何出得其身也。如果出得其身。世尊雖有喙三尺。亦無從置喙矣。今阿難則不然。頭頭着絆。處處呈身。所以被擒耳。

三勸其直心

佛言善哉阿難汝等當知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相不真故有輪轉汝今欲研無上菩提真發明性應當直心訓我所問十方如來同一道故出離生死皆以直心心言直故如是乃至終始地位中間永無諸委

曲相

常住真心是點心字。生死相續是點見字。相字換想字。愛字換輪轉字。大槩生死從見起。見必從想生。相去而心追其相。故成其想。蓋想是虛影之體。今不知常住真心。而顧用此虛影之想者。由乎着愛。着愛便是輪轉處也。故知四字乃是受病之源。

着妄之深者也。今欲治之。必先忌口。猶投藥而必先忌藥中之所忌。故曰。汝今欲研無上菩提。真發明性。應當直心。訓我所問。心直則四患除而病將隨愈矣。

四徵其見愛

阿難我今問汝。當汝發心緣於如來三十二相。將何所見。誰爲愛樂。阿難白佛言。世尊如是愛樂用我心。目由目觀見。如來勝相。心生愛樂。故我發心願捨生死。

世尊此問。猶是按病察脈。阿難病在着見而耽愛。着見而耽愛。不但見登伽是病。卽見三十二相亦是病矣。何以故此爲病本。故醫經云。病在表治從表。病在裏治從裏。今阿難云。由目觀見如來勝相。是病在於表矣。心生愛樂。故我發心。是病在於裏矣。表裏俱病。故不得不深察。不得不深治者也。

五別徵妄本

一總徵心目

佛告阿難。如汝所說。真所愛樂。因於心目。若不識知。心目所在。則不能得降伏塵勞。譬如國王爲賊所侵。發兵討除。是兵要當知賊所在。使汝流轉。心目爲咎。

吾今問汝。唯心與目。今何所在。

心。目。是病之本。想愛是病之因。今不究病之因。而救病之本者。是別有旨。如發兵討賊。必先於巢穴。巢穴若傾。則餘黨不問自解散矣。故喻要當知賊所在。又如治病施方。必先於病本。病本若除。則想愛不治。自無依矣。故問唯心與目。今何所在。

二正破所依分七

一破計內

阿難白。佛言。世尊。一切世間十種異生。同將識心。居在身內。縱觀如來青蓮華眼。亦在佛面。我今觀此浮

根。四塵。祇在我面。如是識心實居身內。佛告阿難。汝今現坐。如來講堂。觀祇陀林。今何所在。世尊。此大重閣清淨講堂。在給孤園。今祇陀林。實在堂外。阿難。汝今堂中。先何所見。世尊。我在堂中。先見如來。次觀大眾。如是外望。方矚林園。阿難。汝矚林園。因何有見。世尊。此大講堂。戶牖開豁。故我在堂。得遠瞻見。

世尊問其心之所在。則曰身內。問其目之所在。則曰面上。問祇陀林何在。則曰堂外。如是酬對。乃全是全不是。全是世流布也。全不是所問。非所對。故以情言之。固不可也。何則。心在身內。祇林在堂外。

事不相涉。若爲分辯。何況心亦不在身內。祇林不在堂外。此義深遠。又焉能知得耶。

爾時世尊在大衆中舒金色臂摩阿難頂。告示阿難及諸大衆有三摩提名大佛頂首楞嚴王。具足萬行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汝今諦聽阿難頂禮伏受慈旨。

此是一部經題。摩頂者。使其覺也。因阿難不覺。着見而耽愛。受病之深。故示其方也。方非尋常所製。乃是古佛惠貽。依此修合極驗。十方如來得此而至涅槃。而成其道也。故云。一門超出妙莊嚴路。妙

莊嚴者。卽指上四句法之綱宗也。衆生得此莊嚴性。地。故得病差成佛爾。

佛告阿難。如汝所言。身在講堂。戶牖開豁。遠矚林園。亦有衆生在此堂中。不見如來。見堂外者。阿難荅言。世尊在堂。不見如來。能見林泉。無有是處。阿難汝亦如是。汝之心靈。一切明了。若汝現前所明了心。實在身內。爾時先合了知。內身頗有衆生。先見身中。後觀外物。縱不能見心肝脾胃爪生髮長筋轉脈搖。誠合明了。如何不知。必不內知。云何知外。是故應知。汝言覺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內。無有是處。

此就阿難所言。堂中先見如來。次觀大衆。如是外望。方矚林園。佛今徵云。假如有人在堂不見如來。而能見堂外。有此事乎。此牒定阿難口供。後方斷之。蓋佛在講堂。而人所必見。祇林在堂外。而人所必矚。此常理也。只如心在身內。自合了知內身。目在面上。自合能見外物。若論堂中先見如來。與心在身內。而知腑臟。犬相徑庭。義恐必不然者。何也以常理觀之。孰非知心在身內耶。然要知心肝腑臟。髮長脈搖。萬無此理。故曰必不知內。云何知外。此破阿難執心在身內。目在面上。與堂中先見如來。後方矚林泉。不待聲討。便是瓦解矣。

二破計外

阿難稽首而白。佛言。我聞如來如是法音。悟知我心實居身外。所以者何。譬如燈光然於室中。是燈必能先照室內。從其室門後及庭際。一切衆生不見身中。獨見身外。亦如燈光居在室外。不能照室。是義必明。將無所惑。同佛了義。得無妄耶。

阿難既省前謬。乃陳喻以明其過也。喻如燈然於室。必能見室中之所有。而今不知者。是猶燈在室外。心離身而有也。咦。阿難若作如是見解。便是纔

脫於梁。復墮於罽。何時出頭也。

佛告阿難。是諸比丘。適來從我室羅筏城。循乞搏食。歸祇陀林。我已宿齋。汝觀比丘。一人食時。諸人飽不。阿難荅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是諸比丘。雖阿羅漢。漢軀命不同。云何一人能令衆飽。佛告阿難。若汝覺了。知見之心。實在身外。身心相外。自不相干。則心所知。身不能覺。覺在身際。心不能知。我今示汝。兜羅綿手。汝眼見時。心分別不。阿難荅言。如是。世尊。佛告阿難。若相知者。云何在外。是故應知。汝言覺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外。無有是處。

宿字。舊訓作預。或作頂。余謂宿還作宿字。蓋西天佛制。日惟一食。故作宿言。世尊意曰。人各有身。皆賴食以存。故云。我亦宿齋矣。今爾曰。心在身外。而令身覺。若然。一人食。可使衆飽。汝必不然。則計心在身外。亦不可也。何則。心在身外。覺在身際。身有所覺。則是不干於心矣。心有所知。則是不關於身矣。身心既不相及。而今對我酬問者。又是何物耶。如我一人食。不能使衆飽。則爾計心在外。如何令身覺乎。故不可也。以此觀之。世尊真是巧於奪人矣。只一飯設。而使阿難授首。外內俱破。非其巧耶。

及其示兜羅再驗。乃是如猫弄鼠法也。

三破潛根

阿難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言。不見內。故不居身內。身心相知。不相離。故不在身外。我今思惟。知在一處。佛言。處今何在。阿難言。此了知心。既不知內。而能見外。如我思忖。潛伏根裏。猶如有人。取琉璃椀。合其兩眼。雖有物合。而不留礙。彼根隨見。隨卽分別。然我覺了。能知之心。不見內者。爲在根。故分明矚外。無障礙者。潛根內。故佛告阿難。如汝所言。潛根內者。猶如琉璃。彼人當以琉璃籠眼。當見山河。見琉璃。不如是。世尊。

是人當以琉璃籠眼。實見琉璃。佛告阿難。汝心若同。琉璃合者。當見山河。何不見眼。若見眼者。眼卽同境。不得成隨。若不能見。云何說言。此了知心。潛在根內。如琉璃合。是故應知。汝言覺了。能知之心。潛伏根裏。如琉璃合。無有是處。

琉璃喻眼。眼不礙心。猶如琉璃。不礙於眼。彼根隨見。隨卽分別。此阿難之計。不居身內。亦不離根。故標處言也。處卽是法處。卽見山河之類。蓋眼既能見山河。豈有不見琉璃之理。佛奪破中。謂眼若見琉璃。而心亦可以見眼矣。心若見眼。眼亦是境。何

得隨根分別耶。

四破見內

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今又作如是思惟是衆生身腑藏在中竅穴居外有藏則暗有竅則明今我對佛開眼見明名爲見外閉眼見暗名爲見內是義云何佛告阿難汝當閉眼見暗之時此暗境界爲與眼對爲不對眼若與眼對暗在眼前云何成內若成內者居暗室中無日月燈此室暗中皆汝焦腑若不對者云何成見若離外見內對所成合眼見暗名爲身中開眼見明何不見面若不見面內對不成見面若成此

了知心及與眼根乃在虛空何成在內若在虛空自非汝體卽應如來今見汝面亦是汝身汝眼已知身合非覺必汝執言身眼兩覺應有二知卽汝一身應成兩佛是故應知汝言見暗名見內者無有是處閉眼見暗一句是總徵若與眼對下別破謂暗若與眼對則外內不成何也成內暗在眼前以何爲見成外豈諸暗相是汝焦腑不成又暗若不與眼對則離卽俱非何也離暗則無將何爲見卽暗非見何名爲暗若離下破轉計設汝轉計離了外見自然見內果爾合眼旣能見內開眼自應見面何

者。內是暗相。尚能見之。開眼是明。反不見乎。若不
見面。便是內對不成矣。見面下破虛空。若許見面。
此了知心。及與眼根。乃在虛空。何以心同他量。故
汝眼下二句破根身。不然。汝執或眼知心不知。或
身覺眼不覺。知卽同內。不知同虛空。必汝下破兩
覺。汝一人應有二知矣。天下豈有一身有兩覺而
成兩佛者乎。無是理也。

五破隨合

阿難言我常聞佛開示四衆由心生故種種法生由
法生故種種心生我今思惟卽思惟體實我心性隨
所合處心則隨有亦非內外中間三處佛告阿難汝
今說言由法生故種種心生隨所合處心隨有者是
心無體則無所合若無有體而能合者則十九界因
七塵合是義不然若有體者如汝以手自捏其體汝
所知心爲復內出爲從外入若復內出還見身中若
從外來先合見面阿難言見是其眼心知非眼爲見
非義佛言若眼能見汝在室中門能見不則諸已死
尚有眼存應皆見物若見物者云何名死阿難又汝
覺了能知之心若必有體爲復一體爲有多體今在
汝身爲復徧體爲不徧體若一體者則汝以手捏一

支時四支應覺若咸覺者。揜應無在。若揜有所。則汝一體自不能成。若多體者。則成多人。何體爲汝。若徧體者。同前所揜。若不徧者。當汝觸頭。亦觸其足。頭有所覺。足應無知。今汝不然是。故應知隨所合處。心則隨有無。有是處。

佛告下總牒前計。是心下別破。初破所知。所知有體無體之殊。謂心若無體而能合者。則是以無合無耳。何者。一切衆生。止有十八界。若第十九界。則是無矣。總一切諸法。止有六塵。若第七塵。則亦是無矣。是心無體而有合者。如十九界。因七塵合不

成。無是理也。若有體下。次破其有體。揜其體。必然有覺。是謂所知。此所知之心。爲內出耶。爲外入耶。內出。還見身中。外入。先應見面。以見從外來故也。阿難下。破轉救。阿難謂眼司見。心司知。心旣已知。不當更見矣。若責見面。便是非義。今破云。若眼能見。汝在室中。門能見否。何者。眼同門故。其人設死。其眼尚存。眼若見物。云何名死。阿難下。破能知。能知有一體多體之差。有徧不徧之別。心體若一。揜應無在。何以四支若覺。失其本觸矣。若是多體。則成多人。何體爲阿難耶。徧則與一體同。不徧必在

一處假如同時一揜。一處有覺餘應不覺。便是不然矣。

六破中間

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亦聞佛與文殊等諸法王子談
實相時世尊亦言心不在內亦不在外如我思惟內
無所見外不相知內無知故在內不成身心相知在
外非義今相知故復內無見當在中間佛言汝言中
間中必不迷非無所在今汝推中中何爲在爲復在
處爲當在身若在身者在邊非中在中同內若在處
者爲有所表爲無所表無表同無表則無定何以故

如人以表表爲中時東看則西南觀成北表體旣混
心應雜亂阿難言我所說中非此二種如世尊言眼
色爲緣生於眼識眼有分別色塵無知識生其中則
爲心在佛言汝心若在根塵之中此之心體爲復兼
二爲不兼二若兼二者物體雜亂物非體知成敵兩
立云何爲中兼二不成非知不知卽無體性中何爲
相是故應知當在中間無有是處

佛言下是總徵若在下別破初破其身身卽是諸
根心在於根亦是邊矣次破其中中卽是意還同
內破三破其處處卽是處所處必以表爲定若無

表便是無矣。若有表。表體不定。心應雜亂。爲處不成矣。阿難下破轉計。阿難轉計謂我之立意。非單指根說。亦非單指處所。卽如眼色爲緣。生於眼識。眼有分別。色塵無知。卽分別是心之所在也。今奪破云。汝心若在根塵兩楹之間。爲兼二耶。不兼二耶。心兼根境。體則雜亂。不兼根境。其心獨立。然心則有知。而物無知。便是成敵兩立。以何爲中乎。又若不兼二者。不兼根卽是非知。不兼境便是不知。二則總是無體。中何爲相耶。蓋阿難前無所計。後無攀援。已到牛角尖裏沒去處。猶借一中字作隱

身術。而世尊終不放過。曰。汝言中間。中必不迷。畢竟中何爲在耶。只此一問。說道這一中字在身不得。在邊不得。說道有表不得。無表不得。說道兼二不得。不兼二不得。何以故。不見六祖問南嶽讓公云。是恁麼物。恁麼來。讓云。說似一物。卽不中也。以此看來。世尊純是將綱宗勘驗學家。何嘗以三觀道理說非空非假是中道底意思。如此全是限約其心了也。豈佛意哉。

七破無着

阿難白佛言。世尊我昔見佛與大目連須菩提富樓

那舍利弗四大弟子其轉法輪常言覺知分別心性
既不在內亦不在外不在中間俱無所在一切無着
名之爲心則我無着名爲心不佛告阿難汝言覺知
分別心性俱無在者世間虛空水陸飛行諸所物象
名爲一切汝不着者爲在爲無無則同於龜毛兔角
云何不着有不着者不可名無無相則無非無則相
相有則在云何無着是故應知一切無着名覺知心
無有是處

目連於意不着意便是不在身內也善吉於空不
着空便是不在身外也富樓那於舌不着說便是
不在法處也舍利弗於眼不着色便是不在根境
中間也今阿難逼拶到水窮山盡處便擬世尊與
四大弟子其轉法輪止是一一不着以爲常理而
我一切處無着想是其心耶此雖依教推擬亦是
勢到極頭不得不作如此道也雖然世尊知其大
煞混濫爲其擘破曰汝言一切無着名之爲心者
爲在爲無爲在一切物象上而擬其無着也爲在
龜毛兔角上而擬其無着耶若在龜毛兔角上擬
其無着者亦是着也焉得謂之無着乎若在一切
物象上擬其無着者亦是着也焉得謂之無着乎

何者。有相則有。無相則無。有相既有。孰謂之無有。無相且無。誰知其無着。若然。不但自語矯亂。而且成無窮過矣。是故。縱斥其非是。而每結責曰。無有是處。已上七妄。卽是世間攀緣心所依處也。世尊首喻云。譬如國王爲賊所侵。發兵討除。是兵要當知賊所在。今之七處。便是賊壘所在也。賊壘旣傾。而賊不難擒矣。下卽是擒賊之說。至文當知。

二破能依分六

一請示奢摩他法

爾時阿難在大衆中卽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我是如來最小之弟。蒙佛慈愛。雖今出家。猶恃嬌憐。所以多聞未得。無漏不能。折伏娑毘羅呪。爲彼所轉。溺於媯舍。當由不知實際所詣。惟願世尊大慈哀愍。開示我等奢摩他路。令諸闍提。隳彌戾車。作是語已。五體投地。及諸大衆。傾渴翹佇。欽聞示誨。

爾時下責躬。此中請意。叙曰。我是如來最小之弟。又曰。雖今出家。猶恃嬌憐。細觀之。只一愛字。便是着賊之由也。實際所詣。對上七妄可知。奢摩他路一句。乃是請擒賊之方略。彌戾車。此翻不正見。又

曰惡見。正指賊之巨帥。

二密示真體

爾時世尊從其面門放種種光其光晃曜如百千日
普佛世界六種震動如是十方微塵國土一時開現
佛之威神令諸世界合成一界其世界中所有的一切
諸大菩薩皆住本國合掌承聽

爾時下示相。此密示其正體也。猶之乎理國統者。
先示真主。真主出。大事不難定矣。教義家不明此
意。往往將覲面提持一着。指為表說。而以言說之
名相。反認為實法。可惜也不見阿難前請云。由不

知真詣所在。為彼所轉。佛今面門放種種光者。便
是示其真詣底所在耳。又普佛世界云云者。亦是訓
其奢摩他之請。以見四句法之作用也。大抵經家
於機前。先作如此叙者。蓋明一期開示的有本據。
要非濫說得也。又顯此事不是言說當得底。故以
光稱。思之。

三雙提二源

佛告阿難。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業種。自然
如惡。又聚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
聲聞緣覺。及成外道。諸天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

二種根本錯亂修習。猶如煮沙欲成嘉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云何二種阿難。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由諸衆生遺此本明。雖終日行而不自覺。枉入諸趣。

佛告下雙提二源。世尊將欲大開示。先提二根本。來說者。譬如堂堂正兵。必先作露布文。以聲容其罪。以崇正其體。體正而枝末易治。此理之符。而事勢之當然者也。根本一句。正欲阿難向根本下推勘。若推勘得出。善惡分而直下了徹。豈非救弊之一端。學道之一助歟。從佛告阿難下。總斥其非。皆由不知下。別列名目。由諸衆生下。責其緣所遺者。蓋妄心處處能緣。惟不能緣自己之真心。是乃妄心之所遺耳。餘文可解。

四正摧妄心

阿難汝今欲知奢摩他路。願出生死。今復問汝。卽時如來舉金色臂。屈五輪指。語阿難言。汝今見不阿難言。見佛言。汝何所見。阿難言。我見如來舉臂。屈指爲光明。拳曜我心。目佛言。汝將誰見。阿難言。我與大衆

同將眼見佛告阿難汝今答我如來屈指爲光明拳
曜汝心目汝目可見以何爲心當我拳曜阿難言如
來現今徵心所在而我以心推窮尋逐卽能推者我
將爲心佛言咄阿難此非汝心阿難矍然避座合掌
起立白佛此非我心當名何等佛告阿難此是前塵
虛妄相想惑汝真性由汝無始至於今生認賊爲子
失汝元常故受輪轉

阿難下別摧妄體此奢摩他中探拔之機也先探
後拔如來舉臂此探其門也門吏若固敵何由入
設門吏之不固遂使開門受敵矣今阿難不然曰

我見如來舉臂此便是城門失守矣門旣失守城
安得不傾家安得不破佛又曰汝目可見以何爲
心此探主也主若善計城雖陷猶有出身之路今
阿難不然曰如來現今徵心所在而我以心推窮
尋逐卽能推者我將爲心觀此不特不能善計更
且呈身矣更且面縛矣豈得謂之有智主人哉佛
言下便是拔也拔卽是傾其賊壘誅其巨魁不然
據款結案不然逆諸遐夷其殺活縱在師家手裏
故謂之拔也

五伸疑請救

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佛寵弟心愛佛故令我出家我心何獨供養如來乃至徧歷恒沙國土承事諸佛及善知識發大勇猛行諸一切難行法事皆用此心縱令誦法永退善根亦因此心若此發明不是心者我乃無心同諸土木離此覺知更無所有云何如來說此非心我實驚怖兼此大衆無不疑惑惟垂大悲開示未悟

阿難下請示真心。此阿難呈款請救也。呈款不出善惡兩端。心愛佛故便是善心。縱令誦法便是惡心。昔六祖能大師問惠明上座云。不思善。不思惡。阿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惠明卽悟去。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阿難疑曰。我乃無心同諸土木。若據兩家呈款。則同一鼻孔。若論祖佛僉旨。則深淺有異。學人到此。悉心究看。無被文字熱瞞。唯垂下請救如文。

六顯心揀妄

爾時世尊開示阿難及諸大衆欲令心入無生法。忍於師子座。摩阿難頂而告之言。如來常說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阿難若諸世界一切所有。其中乃至草葉縷結。詰其根元。咸有

體性縱令虛空亦有名貌何況清淨妙淨明心性一切心而自無體若汝執恡分別覺觀所了知性必爲心者此心卽應離諸一切色香味觸諸塵事業別有全性如汝今者承聽我法此則因聲而有分別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閒猶爲法塵分別影事我非勅汝執爲非心但汝於心微細揣摩若離前塵有分別性卽真汝心若分別性離塵無體斯則前塵分別影事塵非常住若變滅時此心則同龜毛兔角則汝法身同於斷滅其誰脩證無生法忍卽時阿難與諸大眾默然自失佛告阿難世間一切諸脩學人現前雖成九次第定不得漏盡成阿羅漢皆由執此生死妄想誤爲真實是故汝今雖得多聞不成聖果

此世尊下手垂救也。然有縱有奪。從爾時下。卽是縱也。縱者許其有心。故曰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乃至清淨妙淨明心。性一切心等。從若汝下。卽是奪也。奪者斥其無體。故曰所了知性。必爲心者。此心卽應離諸一切色香味觸諸塵事業。別有全性。乃至若分別性離塵無體。此心則同龜毛兔角等。又前縱中許云。欲令心入無生法忍。至後奪中。乃云其誰脩證無生法忍。只此一語。有縱有奪。有鈎有

雖使學人湊泊不得。自然偷心盡死。是故阿難大衆一時俱失。以此見世尊真是鉗錘妙密。不少假以辭色云爾。從佛告下。迺是據款結案。若是據款則曰。雖成九次第定。不得漏盡是矣。若是結案。則曰。雖得多聞。不成聖果是矣。

奢摩他通科一段文章。不出兩個字爲骨子。惟心與目而已。心有能依所依。目亦有能見所見。能見卽是根。所見卽是境。能依卽是主。所依卽是處。不見如來劈頭首喻云。譬如國王爲賊所侵。發兵討除。是兵要當知賊所在。今衆生攀緣七處。正是賊

之所在也。阿難以能推爲心者。正是賊之巨帥也。前已破竟。今日家發見造業。亦是賊之餘黨。其比惡更爲甚者。發兵聲討。尤不可緩矣。其一從阿難聞已。重複悲淚起。至文殊辯見。是破其能見也。能見卽是我執。其二從阿難云。何五陰本如來藏下。至三科七大。是破其所見也。所見卽是法執。大槩文勢雖如此分。其意重在能知所知二障。至文當辯。

二辯見分四

初辯我執

次辯法執

三叙悟心益

四說偈呈解

初辯我執分四

初叙謬請說

阿難聞已重復悲淚五體投地長跪合掌而白佛言
自我從佛發心出家恃佛威神常自思惟無勞我脩
將謂如來惠我三昧不知身心本不相代失我本心
雖身出家心不入道譬如窮子捨父逃逝今日乃知
雖有多聞若不修行與不聞等如人說食終不能飽
世尊我等今者二障所纏良由不知寂常心性惟願
如來哀愍窮露發妙明心開我道眼

阿難性識聰敏多是依他作解及徧計執所成爾
是故每每自稱曰我是如來最小之弟又曰我佛
寵弟心愛佛故至此又曰將謂如來惠我三昧觀
阿難如此作解豈非依他執所成者乎直到今日
方知其謬曰不知身心本不相代此由承佛極力
開示提策有此一下雖然依他執破其徧計猶存
是故復請曰惟願如來哀愍窮露發妙明心開我
道眼蓋道眼開則徧計執斷妙明露則圓成實性
顯矣觀阿難此請實謂懇惻詳密真是後學之榜
樣也已又中間言二障者卽是能知所知能知卽

是煩惱障也。言寂常心性者。若斷能知所知便是寂。若斷能覺所覺便是常。寂恐認作空寂之寂。故下一心字。常恐涉斷常之常。故下一性字。此又是悟後語。今先提者。阿難希心到如此地位。爾二喻帖文可知。

二密示真見

卽時如來從胷卍字涌出寶光。其光晃昱有百千色。十方微塵普佛世界一時周徧徧灌。十方所有寶刹諸如來頂。旋至阿難及諸大眾。告阿難言。吾今爲汝建大法幢。亦令十方一切衆生獲妙微密。性淨明心得清淨眼。

佛祖是一個道理。但言句有異耳。只如宗徒家稱爲用。經義家說爲光。其實總不是何也。若說光說用。便着名相了也。與此中有何關趣。然臨機審宜。又不可不知。今就教義而論。如阿難初墮誤處。佛只頂光一照。指令歸家。當爾之時。還作名相說得耶。至破七處之後。阿難個裏攀緣不得。措意不着。佛乃覲面提持。示之以本光。使其向上承當。於此之際。還可容別道理着脚得乎。及至今來。能所俱摧。心性不立。阿難大眾皆打失矣。佛乃運出自己。

胸襟個段光來。作個法眼。故曰我今爲汝建大法幢。亦令十方一切衆生。獲妙微密。旣稱微密。詎可以言說道理。指注得耶。不見巖頭禪師云。若欲播揚大教。直須自己胸襟流出。與我蓋天蓋地去。巖頭如此。可以領得佛意矣。何也。佛將自己胸襟流出底。照到微塵世界。不見有別道理也。又照到十方如來極頂處。亦不見有別道理也。且旣無別道理。又何說得有佛有衆生。有自有他。有根有塵。有二障可纏。有三昧可惠。縱然有毫釐可說得底。便不是此中意思明矣。若此中意思明得。便是道眼開也。雖然此幾句文字。亦是當時經家描寫來底。佛口決非有如此露布。且看下文。於世尊言下煨過始見。

三發妙明心分五

一卽色是妙 二卽受是妙 三卽想是妙

四卽行是妙 五卽識是妙

一卽色是妙

阿難汝先答我見光明拳。此拳光明因何所有。云何成拳。汝將誰見。阿難言由佛全體。閻浮檀金。斂如寶山。清淨所生。故有光明。我實眼觀五輪。指端屈握。示

人故有拳相佛告阿難如來今日實言告汝諸有智者要以譬喻而得開悟阿難譬如我拳若無我手不成我拳若無汝眼不成汝見以汝眼根例我拳理其義均不阿難言唯然世尊既無我眼不成我見以我眼根例如來拳事義相類佛告阿難汝言相類是義不然何以故如無手人拳畢竟滅彼無眼者非見全無所以者何汝試於途詢問盲人汝何所見彼諸盲人必來荅汝我今眼前唯見黑暗更無他矚以是義觀前塵自暗見何虧損阿難言諸盲眼前唯覩黑暗云何成見佛告阿難諸盲無眼唯觀黑暗與有眼人

處於暗室二黑有別爲無有別如是世尊此暗中人與彼羣盲二黑較量會無有異阿難若無眼人全見前黑忽得眼光還於前塵見種種色名眼見者彼暗中人全見前黑忽獲燈光亦於前塵見種種色應名燈見若燈見者燈能有見自不名燈又則燈觀何關汝事是故當知燈能顯色如是見者是眼非燈眼能顯色如是見性是心非眼

學道貴識得生死若不識得生死學道無門矣何以道者路也若明眼人東去也無妨西去也無妨若無眼人纔舉步便墮坑落塹矣而阿難却是如

此世尊平地掘一坑問曰。此拳光明因何而有。云何成拳。阿難言。由佛全體。故有光明。我實眼觀。故有拳相。此所謂不識生死。自投身向下也。世尊見其如此。一不做。二不休。更設一塹問曰。以汝眼根。例我拳理。其義均否。阿難更是不省。答云。以我眼根。例如來拳。事義相類。以此觀之。阿難不但不知生死。且不識目前。宜乎被登伽騎下也。世尊如是一擒一縱。見其墮在坑裏。乃爲下判。云云所以者何。下。其說盲喻。雖是况顯。實借罵其瞎漢。瞎漢且能見。况肉眼睜睜者乎。阿難蒙然不知。猶爭死氣。故又建燈喻以塞其口。謂燈祇能顯色。見色是眼。非關燈矣。謂眼祇能受燈。見燈是心。非關眼矣。然此意分明。罵王罵得甚巧。謂汝自己不見。非關餘矣。已上辯色蘊是妙。何以知之。阿難言。由佛全體。故有光明。我實眼觀。故有拳相。此非其色蘊耶。又盲者無見。眼前惟見黑暗。此非其心之妙耶。

二卽受是妙

阿難雖復得聞是言。與諸大眾口已默然。心未開悟。猶冀如來慈音宣示。合掌清心。佇佛悲誨。爾時世尊舒兜羅綿網。相光手開五輪。指誨勅阿難及諸大眾。

我初成道於鹿園中爲阿若多五比丘等及汝四衆言一切衆生不成菩提及阿羅漢皆由客塵煩惱所誤汝等當時因何開悟令成聖果時憍陳那起立白佛我今長老於大衆中獨得解名因悟客塵二字成果世尊譬如行客投寄旅亭或宿或食宿事畢俶裝前途不遑安住若實主人自無攸往如是思惟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爲客義又如新霽清暘升天光入隙中發明空中諸有塵相塵質搖動虛空寂然如是思惟澄寂名空搖動名塵以搖動者名爲塵義佛言如是

旅亭喻三界。主喻覺性。客喻分別惑。又新霽喻覺明。空喻無明。塵喻俱生惑。憍陳那此云火器。是佛之親臣也。佛初於鹿苑說法。陳那首唱其解者。解得三界如寄。分別如客。客去而覺心自在。證小乘偏空。是解淺者也。今預楞嚴法會。解得覺本是明。所以不明者。良由無明翳空。俱生惑體。今既發明純覺遺塵。入大乘無生是解之深者也。此據教義而論。今皆不取。何以故。此一段文字。不過借一解字發揮。以對阿難之不解耳。因前阿難不解。着境而受惑。由今陳那先悟。所以却物以全真。是以世

尊立機。一開一合。一殺一活。以驗主人之覺不覺耳。

卽時如來於大衆中屈五輪指屈已復開開已又屈謂阿難言汝今何見阿難言我見如來百寶輪掌衆中開合佛告阿難汝見我手衆中開合爲是我手有開有合爲復汝見有開有合阿難言世尊寶手衆中開合我見如來手自開合非我見性有開有合佛言誰動誰靜阿難言佛手不住而我見性尚無有靜誰爲無住佛言如是如來於是從輪掌中飛一寶光在阿難右卽時阿難迴首右盼又放一光在阿難左阿

難又則迴首左盼佛告阿難汝頭今日因何搖動阿難言我見如來出妙寶光來我左右故左右觀頭自搖動阿難汝盼佛光左右動頭爲汝頭動爲復見動世尊我頭自動而我見性尚無有止誰爲搖動佛言如是

佛垂一機作四處勘證初佛屈五輪指問阿難阿難不省便於境上作模作樣佛故拈來一一折合之阿難口遂默然是死於機下也其次開五輪指問陳那陳那解得是客是塵主則自在也主旣自在便是不受境惑而有活着處矣故佛許云如是

其三佛以五輪指作開合勢。問阿難。阿難初不省其說。後被佛錐劄之。由是出語云。我見如來手自開合。非我見性有開有合。及至再問。便云。我之見性尚無有靜。誰爲無住。此則阿難會得境有開合。見無舒卷矣。故佛許云如是。其四佛於輪掌中。飛一寶光在阿難左。阿難迴首左盼。佛又飛一寶光在阿難右。阿難迴首右盼。佛復錐劄之。乃出語云。而我見性尚無有止。誰爲搖動。此則阿難會得身有動靜。而性無動靜。故佛許云如是。此三個如是。各有所以一驗其主。主在。二驗其見。見淨。三驗其性。性實。故皆許云如是。然文與而情不與何也。若全許之下。經不消費許多周折。而阿難儼然是一作家矣。今則不然。此三處接住如是者。正是驗其受蘊耳。

於是如來普告大衆。若復衆生以搖動者。名之爲塵。以不住者。名之爲客。汝觀阿難頭自動。搖見無所動。又汝觀我手自開合。見無舒卷。云何汝今以動爲身。以動爲境。從始泊終。念念生滅。遺失真性。顛倒行事。心性失真。認物爲已。輪迴是中。自取流轉。

此會通前意於下。借陳那之解。結責阿難誤執。

客塵。汝觀下。就阿難言性無動靜。結責大眾根身妄動。又汝下。結責見本無舒無卷。而妄謂我手有開有合。云何下。總責其迷也。如支可解。已上辯受蘊卽妙。佛開五輪指問陳那。陳那解得是客是塵。佛又作開合勢問阿難。阿難曰。如來手自開合。非我見性有開有合。據一人所陳。雖非色蘊。亦是受蘊之相也。飛光驗見同。

首楞嚴經正見卷第一終

大佛頂如來密因脩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
正見卷第二

住婁東古興福禪寺沙門濟時述

三卽想是妙

爾時阿難及諸大眾聞佛示誨身心泰然念無始來失却本心妄認緣塵分別影事今日開悟如失乳兒忽遇慈母合掌禮佛願聞如來顯出身心真妄虛實現前生滅與不生滅二發明性

此中問意極遠。從七徵來。則所依之處不存。推二根本後。則能依之心頓絕。及至請辯其目。而見又

無所從。如此全無着落矣。故喻如失乳兒。後見陳那說客塵去而主人在。又吾言手有開合而見無舒卷。身有往來而性無動靜。佛皆許之。若然。又似有領畧矣。故喻忽遇慈母。雖然。但不知何者。卽是若認卽身卽心是真。目前又是生滅法。若認卽身卽心是妄。現前佛又許是不生滅性。於是遲疑兩楹。目前畢竟是真耶。是妄耶。身心是生滅耶。不生滅耶。故請如來顯出身心真妄虛實。現前生滅與不生滅二發明性。

時波斯匿王起立白佛。我昔未承諸佛誨勅。見迦梅延毘羅胝子。咸言此身死後斷滅。名爲涅槃。我雖值佛。今猶狐疑。云何發揮證知此心不生滅地。今此大衆諸有漏者。咸皆願聞。

夫教有內宗外宗。內宗不出於一心。外宗不離乎斷常二見。此二見不卽一心。乃外起邪見而乖亂眞常。故謂之外。設內宗雖卽一心。而無正見。乃着妄見而混濫內宗。亦似乎外也。故不可不辯。今阿難被佛劄到斷說心不得。說性不得。說見不得。說不見不得。正是難處。是以斯匿出來從旁一撻。要活阿難之機。以正內外之分爾。波斯匿此云和悅。

又云勝軍。王是自在之義。又是主宰之稱。佛意謂學道之人。在五蘊中作得主宰。便是勝軍。於生死中得大自在。方稱和悅。觀斯匿卽是這樣子。故借以發揮耳。大約文字到盡處。極是難說。是故立像以明其意。要人向言外承當。不墮斷常生滅之見。乃是學道得力處也。迦旃延。姓也。名迦羅鳩駄。執諸法亦有亦無。毘羅胝子。母名也。別字刪闍夜。執諸法自然性。總是外道斷見之法。後文阿難以因緣自然相難者。卽此是其章本云。

佛告大王。汝身現在。今復問汝。汝此肉身爲同金剛。常住不朽。爲復變壞。世尊我今此身終從變滅。佛言。大王。汝未曾滅。云何知滅。世尊我此無常變壞。亦身雖未曾滅。我觀現前。念念遷謝。新新不住。如火成灰。漸漸銷殞。殞亾不息。決知此身當從滅盡。佛言。如是大王。汝今生齡已從衰老。顏貌何如童子之時。世尊我昔孩孺。膚腴潤澤。年至長成。血氣充滿。而今頽齡迫於衰老。形色枯悴。精神昏昧。髮白面皺。逮將不久。如何見比充盛之時。佛言。大王。汝之形容。應不頓朽。王言。世尊。變化密移。我誠不覺。寒暑遷流。漸至於此。何以故。我年二十。雖號年少。顏貌已老。初十歲時。三

十之年又衰二十於今六十又過於二觀五十時宛
然強壯世尊我見密移雖此殂落其間流易且限十
年若復令我微細思惟其變寧唯一紀二紀實爲年
變豈唯年變亦兼月化何直月化兼又日遷沉思諦
觀刹那刹那念念之間不得停住故知我身終從變
滅

從佛告下。佛欲撥開想陰。指出真常。先立二大柱
一提金剛常住。一提生滅變壞。今初先述生滅變
壞。從世尊我今下總標。佛言大王汝未曾滅下別
述生滅之相。佛言如是下別述變壞之狀。又佛言

大王下復述二種生死。一分段生死。二變易生死。
從王言下述分段生死。若復令我下述變易生死。
大槩述變易則稱之刹那。述分段則限於年歲。變
壞從形言。生滅因念遷。此一期生滅變壞首尾情
狀不過如此。然文勢極有頓挫。大中有小。粗中有
細。細中有妙。妙至於無聲而止。猶如春陽造化。令
萬卉芬芳。其不知不覺一花一態。至於無形而止。
又如名家畫師先布勢。令弟子填彩。其不知不覺
至於不可盡而止。要知此段文意亦然。但觀世尊
問斯匿荅世尊先行。斯匿後隨。亦不知不覺見得

言外底一段意思

佛告大王汝見變化遷改不停悟知汝滅亦於滅時
汝知身中有不滅耶波斯匿王合掌白佛我實不知
佛言我今示汝不生滅性大王汝年幾時見恒河水
王言我生三歲慈母攜我謁耆婆天經過此流爾時
卽知是恒河水佛言大王如汝所說二十之時衰於
十歲乃至六十日月歲時念念遷變則汝三歲見此
河時至年十三其水云何王言如三歲時宛然無異
乃至於今年六十二亦無有異佛言汝今自傷髮白
面皺其面必定皺於童年則汝今時觀此恒河與昔
童時觀河之見有童耄不王言不也世尊

從佛告大王下次示金剛常住不朽然有挑有撥
先匿王叙迦旃延此身死後斷滅名爲涅槃佛今
挑曰大王汝年幾時見恒河水王言我生三歲經
過此流卽知是恒河水向匿王叙我觀現前念念
生滅新新不住決知此身當從滅盡佛今挑曰大
王汝說二十衰於十歲則三歲時見恒河水至年
十三其水云何王言與三歲時宛然無異於今六
十亦無有異前匿王叙我昔孩孺膚腴潤澤而今
頹齡迫於衰耄逮將不久佛今挑曰則汝今時觀

此恒河於昔童時觀河之見有童毫不。王言不也。世尊迹是而論。觀河之見既無童毫。而匿王懼死之心。豈非徒勞乎。况觀河之性尚無有異。而匿王憂壞之思。寧非無謂乎。且三歲時。即知是恒河水。於今思之。宛然而外道斷滅之見。是非邪計乎。由是觀之。若言世諦是真實。吾不信矣。

佛言大王。汝面雖皺。而此見精性。未曾皺。皺者為變。不皺非變。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元無生滅。云何於中受汝生死。而猶引彼末伽黎等。都言此身死後全滅。王聞是言。信知身後捨生趣生。與諸大眾。踊躍歡喜。得未曾有。

此撥歸真常之性也。若以世相言之。似有變壞。若以佛眼觀之。實同金剛常住不朽。故今撥曰。皺者為變。不皺者非變。若以俗諦考之。宛有生滅。若以真諦參之。實無生滅。故今撥曰。變者受滅。不變者元無生滅。於是論之。有為之相不真。而無為之性實同金剛常住不朽。何外道末伽黎斷滅之說。可信耶。

已上辯想陰即妙。匿王所述者。通篇是想陰。是生滅法。世尊所示者。通篇是常理。是無生滅法。一挑

一撥一經一緯。宛似織錦。然觀世尊之意。正如水
清珠入泥。溲明月光。迴幽谷。不得不明。不得不清。
妙指徽音。令人注聽無厭。

四卽行是妙

阿難卽從座起。禮佛合掌。長跪白佛。世尊。若此見聞
必不生滅。云何世尊。名我等輩。遺失真性。顛倒行事。
願興慈悲。洗我塵垢。

此由前云我見如來手自開合。非我見性有開有
合。又我頭自動而我見性尚無有止。誰爲搖動。而
佛皆云如是。似爲肯我。及至結責。云何汝今以動
爲身。以動爲境。念念生滅。遺失真性。顛倒行事。如
此深責。又似不肯我。今來見佛告斯。匿觀河之見
本無生滅。恰恰與我前來見處一般。由是遂起爭
執。復請曰。若此見性必不生滅。云何名我遺失真
性。顛倒行事。吁。若如此。阿難不但不知自己落處。
兼不識佛語。殊不知佛之兩個如是。乃是設陷虎
機。又是佛自收機處。蓋虎不陷則機不深。機不收
則自宗不通矣。又匿王一說。乃是隔林伏騎。逆料
阿難作如此見耳。

卽時如來垂金色臂。輪手下指示阿難。言汝今見我

母陀羅手爲正爲倒阿難言世間衆生以此爲倒而
我不知誰正誰倒佛告阿難若世間人以此爲倒卽
世間人將何爲正阿難言如來豎臂毘羅綿手上指
於空則名爲正佛卽豎臂告阿難言若此顛倒首尾
相換諸世間人一倍瞻視則知汝身與諸如來清淨
法身比類法明如來之身名正徧知汝等之身號性
顛倒隨汝諦觀汝身佛身稱顛倒者名字何處號爲
顛倒於時阿難與諸大衆瞪瞞瞻佛目睛不瞬不知
身心顛倒所在

佛只一臂而阿難兩處負墮佛手下指則謂之倒
佛手上指則謂之正及問其顛倒名字所在則又
茫然不知落處事實可怪爾不知正又誰道來倒
又誰道來於此明得汝身佛身只一間矣何倒正
之可云哉

佛興慈悲哀愍阿難及諸大衆發海潮音徧告同會
諸善男子我常說言色心諸緣及心所使諸所緣法
唯心所現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現物
云何汝等遺失本妙圓妙明心寶明妙性認悟中迷
晦昧爲空空晦暗中結暗爲色色雜妄想相爲身
聚緣內搖趣外奔逸昏擾擾相以爲心性一迷爲心

決定惑爲色身之內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譬如澄清百千大海棄之惟認一浮漚體目爲全潮窮盡瀛渤汝等卽是迷中倍人如我垂手等無差別如來說爲可憐愍者

前阿難問中有二義。一問身心真妄虛實。一問現前生滅與不生滅性。匿王一案便是驗其生滅。垂臂一則便是勘其虛實。又匿王所問是生滅之相。如來所指是不生滅之義。而阿難所對無非是顛倒。如來所示無非是真實。乃今觀如來如是勘驗。如是指示。而阿難全不知生滅與不生滅。真實與

顛倒。由是佛興慈悲開示。云云文二。其一我常說言

下總釋。其二晦昧爲空。下別釋。其一總釋者。色心二字。總指根塵識。二是諸緣卽善惡業等攀緣。是所使卽三界二十五有人天七趣。是此等業識心使不在別處緣。惟在自心上現耳。今阿難不知身心真妄虛實者。由向來執妄以遺真。執虛以迷實。曾不知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現物。悟則全體是真。迷則全體是妄。妄卽是虛。真卽是實。如水成冰。冰還成水。一體法爾。豈別有也。云何下責其所失。謂遺自己本妙圓心。而乃執根塵虛

妄幻心不認悟而認迷。是爲大錯也。其二別釋者。晦昧爲空三句。重釋上色字。色雜妄想二句。重釋上心字。聚緣內搖二句。重釋上緣字。昏擾擾相三句。重釋上使字。不知色身三句。是重釋上惟心二字。槩而論之。妙明心上。一念不覺。謂之無明。因不明。遂成晦昧之空矣。空以色暗。謂之頑空。心受色籠。謂之妄想。想隨業感。成身由是。分開見覺。聞知動搖。其性六受用根。奔逸流境。旣擾其源。便迷其本。他且不論。只如今日阿難。攬佛手以爲心。援兜羅以爲色。愛白淨軟滑以爲緣。計指上指下爲心。

之使。當爾之時。認佛手則失自心。認自心則失佛手。兩不可得。故不知顛倒名字所在。殊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如鏡含像。像還是鏡。一法所成。非外有也。譬如下引喻。責迷漚卽是海。海卽是漚。而今人祇知是漚。不知是海。祇知肉團心是我。不知汝身汝心。皆是海中之漚。鏡中之像。不知指何者爲真耶。何者爲妄耶。何者是虛耶。何者是實耶。故曰汝等卽是迷中倍人。如我垂手等無差別。真是可憐愍者。

已上辯行陰卽妙問。旣是行陰。何連五陰說耶。曰

行陰是諸蘊功曹。無此則諸陰不起矣。由行陰起得諸陰連屬。是故此篇以色心諸緣及心所使爲示者。正是指行陰說也。

五卽識是妙

阿難承佛悲救深誨垂泣叉手而白。佛言我雖承佛如是妙音。悟妙明心元所圓滿。常住心地而我悟佛現說法音。現以緣心允所瞻仰。徒獲此心未敢認爲本元心地。願佛哀愍宣示圓音。拔我疑根。歸無上道。阿難一往承佛開示以來。識得本覺無覺。若取無覺。恐墮斷見。故不敢認。始覺有覺。若取有覺。恐墮

常見。故不敢認。若兩倚卽是而邊。中位亦是虛設。總落外見。故不敢認。若都無見識。又沒個出頭處。今聞如來說法之音。而我悟妙明元所圓滿。湛然覺了。是我之心乎。然亦未敢認者。阿難自先虛步以邀世尊作證耳。此阿難不知緣心是比量境。誤以爲現量性。故作如是陳白問。現量與比量何如。曰。初五塵到根時。未行意地。卽是現量境。一剎那便過去矣。豈容擬議於其間哉。今阿難所陳。乃是比量。非真現量也。故佛爲其揀云。汝等尚以緣心聽法。此心亦緣。非得法性。所言緣心者。乃是緣境。

托心非識蘊比量而何故曰阿難所陳者乃是比量屬於識蘊非真現量也明矣。

佛告阿難汝等尚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非得法性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當應看月若復觀指以爲月體此人豈惟亾失月輪亦亾其指何以故以所標指爲明月故豈唯亾指亦復不識明之與暗何以故卽以指體爲月明性明暗二性無所了故汝亦如是若以分別我說法音爲汝心者此心自應離分別音有分別性譬如有客寄宿旅亭暫止便去終不常住而掌亭人都無所去名爲亭主此亦如是若真

汝心則無所去云何離聲無分別性斯則豈唯聲分別心分別我容離諸色相無分別性如是乃至分別都無非色非空拘舍離等昧爲冥諦離諸法緣無分別性

二喻文顯可知。但阿難不觀月而觀指不悟真而悟假。是其用心之錯矣。又亭主不同暫客去來。真性豈隨緣心分別。既有分別。宛是識蘊。非真常之道矣。設彼救云。我現緣心時。不取着聲相。故無生滅。既不取着聲相。故無生滅。則真性自有分別。不待緣起矣。今離聲相外。何無分別性耶。不但一聲

相如此。六塵之相都如此。離諸法緣。無分別性。性無分別。而有緣心。可說非是其識蘊邊事耶。較之外道俱舍。不知認爲冥諦。與阿難性無分別。而計有緣心。要說不同。不可得矣。

則汝心性各有所還。云何爲主。阿難言。若我心性各有所還。則如來說妙明元心。云何無還。惟垂哀愍。爲我宣說。

世尊指定阿難心性。乃是緣會。而有緣散。則無云。何是汝主人公。只此一問。便是籍沒了家私。更要他納物事在。阿難遂口硬說。我之心性。各有所還。如來說妙明元心。云何無還。看來雖是箭鋒相拄。殊不知全身在殼下了也。

佛告阿難。且汝見我見精明元。此見雖非妙精明心。如第二月。非是月影。汝應諦聽。今當示汝無所還地。此個意思。乃是摠客置主人耳。何以佛在阿難面。前阿難自應見佛。汝見我之見。雖非本來之性。如第二月。捏所成者。然料非是他人之見。的是阿難自己見精所見。無庸還也。何以知之。譬如月影。從真月出。可說有還去底道理。今汝見我之見。如第二月。乃是阿難自己捏所成者。還於誰耶。脫更弗

信。我今示汝無還之地。

阿難此大講堂洞開東方日輪升天則有明曜中夜黑月雲霧晦暝則復昏暗戶牖之隙則復見通墻宇之間則復觀壅分別之處則復見緣頑虛之中徧是空性鬱埒之象則紆昏塵澄霽斂氛又觀清淨阿難汝咸看此諸變化相吾今各還本所因處云何本因阿難此諸變化明還日輪何以故無日不明明因屬日是故還日暗還黑月通還戶牖壅還墻宇緣還分別頑虛還空鬱埒還塵清明還霽則諸世間一切所有不出斯類汝見八種見精明性當欲誰還何以故若還於明則不明時無復見暗雖明暗等種種差別見無差別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則知汝心本妙明淨汝自迷悶喪本受輪於生死中常被漂溺是故如來名可憐愍

世尊將欲示無還之地故先列有還之相從阿難此大講堂下列八還之相阿難汝咸看此下標八還之處此之八相既有還處汝見八種見精明性當欲誰還只此一問要阿難自悟自己見性無還也何以故下別釋無還以顯有還之相雖差而汝無還之見不殊故結示云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

汝還者。非阿難本性而何。則知汝心下。責阿難迷却自己。本妙明淨無還之性。而隨此八種妄想。有還之境。終日受輪漂溺。名可憐愍者。

已上辯識陰卽妙。緣心卽是識陰。識能分別種種色相。若離色相無分別性。故聲分別心。分別我容。全是識心用事。是故還去。入種色相。則無還者。非阿難之心乎。

四開我道眼五

一開色成道

二開受成道

三開想成道

四開行成道

五開識成道

一開色成道

阿難言我雖識此見性無還云何得知是我真性。前阿難承佛開示。識得有還之相。皆屬塵緣。無還之性。只是自己。誠弗疑矣。但此見精。旣云是我。然今離了塵緣。便無分辯。只就無還。又難承當。於是致疑。請問畢竟云何得知是我真性。

佛告阿難。吾今問汝。今汝未得無漏清淨。承佛神力。見於初禪。得無障礙。而阿那律見閻浮提。如觀掌中菴摩羅果。諸菩薩等。見百千界十方如來。窮盡微塵清淨國土。無所不矚。衆生洞視。不過分寸。阿難且我

與汝觀四天王所住宮殿中間徧覽水陸空行雖有昏明種種形像無非前塵分別留礙汝應於此分別自他

阿難不知真性佛意作三番揀之初教令自揀次佛揀三師弟同揀初自揀者從佛告阿難下先列能見之人從阿難且吾與汝下次標所見之境汝應下勅其自揀謂能見有三乘五眼之差所見有物像昏明之異異則異於物不異於見差則差於人不差於性今人性物性條然現在汝自揀之此是某人此是某見此是某物此是某相要分個清

楚爲是自性爲是物性爲是自見爲是物見須要個分曉此教阿難自揀之法也菴摩羅此翻難分其果似桃非桃似柰非柰

今吾將汝擇於見中誰是我體誰爲物象阿難極汝見源從日月宮是物非汝至七金山周徧諦觀雖種種光亦物非汝漸漸更觀雲騰鳥飛風動塵起樹木山川草芥人畜咸物非汝阿難是諸近遠諸有物性雖復差殊同汝見精清淨所矚則諸物類自有差別見性無殊此精妙明誠汝見性

次佛揀先標後揀今我將汝下一二句總標阿難極

汝見源下別揀。今揀日月宮等。盡是物性。不是見性。何以故。舉類是物。物中無有見性。故曰咸物非汝。從阿難是諸近遠下。揀諸近遠等。皆是見性。不是物性。何以故。舉目是見。見中無有物性。故曰誠汝見性。是則物類雖有千差。而今見性無殊。吾將揀去前緣物類。全是阿難見性。云何自疑不知自己真性耶。此是佛為揀之法也。

若見是物則汝亦可見吾之見。若同見者名為見吾。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三師弟同揀佛意。謂我見如青黃等是有見。汝見亦是青黃等便成同見。許汝見吾如月生二。何以故。汝性中有物見吾見故。故曰若同見者名為見吾。設我不見青黃等是無見。汝何不見吾無見之處。若見無見便成異見。見吾無故如月生暈。何以故。汝性中見佛無見故。故曰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設我無見汝亦無見。即是我面前無你。你面前無我便成真見。我無我故如靜夜孤輪。何以故。汝性中無生故。性既無生則無虛假。非阿難真性而何。故曰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

何非汝。夾山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卽是此段經文註脚。

又則汝今見物之時。汝既見物。物亦見汝。體性紛雜。則汝與我并諸世間。不成安立。阿難若汝見時。是汝非我。見性周徧。非汝而誰。云何自疑汝之真性。性汝不真。取我求實。

此結前三義以辨揀之也。又則汝今下。辯前初義。夫物與我競。心與境敵。便是不堪矣。故云汝既見物。物亦見汝。體性紛雜。不成安立。故吾前教令物還物類。見還汝邊。如是揀之。自有分曉。第二義同。

此次阿難下一二句。辯前第三義。蓋我自我見。汝是汝見。我見中無汝。汝見中無我。設各有之。便是不成矣。故曰：若汝見時。是汝非我。我見是無。汝有見故。故我前揀。若見我不見之處。自然非彼不見之相。何則。汝性中有我見矣。見性下二句。辯其真性。且法住法位。相本自虛。若無執情。性體自周。故曰：見性周徧。非汝而誰。設不承當。是誰之咎歟。故我前揀。若不見我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由是而知。但見無我的。是阿難之真性矣。云何自疑。下結責阿難前問言。我雖識此見性無還。云何得。

知是我真性。故今結責阿難。自疑真性。性汝不真。取我求實。昔六祖問慧明曰。不思善。不思惡。阿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於言下。大悟曰。上來密密語意外。還更有密意旨否。祖曰。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今阿難不自回光返照。悟本來面目。乃向外尋覓。取我求實。豈非迷倒之甚耶。

阿難白佛言。世尊。若此見性。必我非餘。我與如來觀四天王。勝藏寶殿。居日月宮。此見周圓。徧娑婆國。退歸精舍。祇見伽藍。清心戶堂。但瞻簷廡。世尊。此見如是。其體本來周徧。一界今在室中。唯滿一室。為復此見。縮大為小。為當墻宇。夾令斷絕。我今不知斯義。所在。願垂弘慈。為我敷演。

大凡生死起於見不淨。由其挾雜。聖凡影子故耳。所以世尊前面。為其揀去物影。淨其凡見。凡見既淨。聖見猶存。於是復揀去佛影。淨其聖見。既凡聖情盡。真常體露。使阿難獨悟性真。乃是佛之旨矣。今阿難不然。凡聖雖忘。猶存見隔。謂是見性。必我非餘。何上觀四天王殿。至娑婆國。如此之大。退歸精舍。祇滿一室。為是縮大為小耶。為是墻宇夾斷。

耶。此誤由佛言見性周徧。非汝而誰。上起於是。復生一疑。爲後文鏟見之波。隋耳。

佛告阿難。一切世間大小內外諸所事業。各屬前塵。不應說言見有舒縮。譬如方器中見方空。吾復問汝。此方器中所見方空。爲復定方。爲不定方。若定方者。別安圓器。空應不圓。若不定者。在方器中。應無方空。汝言不知斯義。所在義性如是。云何爲在阿難。若復欲令入無方圓。但除器方空體。無方不應說言更除虛空方相所在。

從佛告下。總斥其非。何也。前世尊所示者。乃是心之真見也。今阿難所執者。乃是物之影子也。若計物之影子。不特四天殿等是影子。連汝根身一切世間所作事業。莫不是影子。何以故。皆屬前塵耳。下舉喻以明之。器喻根身。方圓喻影子。虛空喻真見。從譬如下。先標喻徵起。次若定方下。辯方圓。三汝言不知下。法喻合顯。四阿難下。會釋喻意。文顯可知。良以虛空無方圓。方圓在器。故虛空隨之。方圓究竟。虛空無方圓。亦無無方圓之相。故曰義性如是。今謂虛空有方圓。此乃器家之執也。今說見有大小。此是阿難之執也。阿難之有執見。故見隨

之舒縮。究竟真見無舒縮。亦無舒縮之量。故曰云何爲在。汝若不執器。便無方圓舒縮之相。卽說無方圓。無舒縮。亦不過對汝執汝器而言。豈真空真見之有方圓舒縮可除耶。故曰不應說言方相所在。

若如汝問入室之時縮見。令小仰觀日時。汝豈挽見齊於日。而若築墻。字能夾見。斷穿爲小竇。寧無續跡。是義不然。

此引喻破阿難之疑。入室見小。觀日見大。妄性之所執也。真性無之。築墻能斷。穿竇必續。妄見之所迷也。真見無之。故斥曰。是義不然。謂斷斷無這道理。

一切衆生從無始來迷已爲物。失於本心。爲物所轉。故於是中觀大觀小。若能轉物。則同如來身心圓明。不動道場。於一毫端。徧能含受十方國土。

一切衆生下會通法喻。如虛空無方圓。今見有方圓者。是器家之所局也。真性無我見。今有我見者。是衆生之所迷耳。衆生所迷。爲物所轉。旣爲物迷。妄觀大小。事之必然者也。若能下直顯本妙。但情不附物。衆生同是如來性。不執見身心本是圓明。

性既圓明。則十方徧攝。見同佛覺。一塵是妙。如是而觀。何性不顯。何物不真者耶。然言轉物者。是對衆生情謂耳。

從阿難言。我雖識此見性無還。云何得知是我真性。至此卽是開色成道之文也。但前約物辯見。後約見辯物。約見辯物。物非其物。物是性家之妙用。約物辯見。見非其見。見是性家之妙明。衆生本具此妙明真性。乃拘色蘊妄緣而不悟。如來於是用金鏡之法。開其本明。復還真性。性既復真。猶有見礙。只得又說喻以明之也。喻空中無方圓之相。見中無物我之情。若無物我。何性不真。若不執器。何光不透。如是一用則千用。千體只一體。玄沙云。盡大地無第二人。教阿誰承當。便是這意思。

二開受成道

阿難白佛言。世尊。若此見精。必我妙性。今此妙性。現在我前。見必我真。我今身心。復是何物。而今身心。分別有實。彼見無別。分辨我身。若實我心。令我今見。見性實我。而身非我。何殊如來先所難言。物能見我。惟垂大慈。開發未悟。

阿難承佛逼拶。見性不在物上。若在物上。則着物

見不在身上。若在身上。則着我見。便爲不可。今知目前山河大地。四天王殿等。隨所見處。皆卽是我妙性。返觀自己。若身若心。却同見外之物。故曰。今此妙性。現在我前。見必我真。且又轉計云。彼之見性。不能分辨於我。我今身心。却是分別有實。若謂彼見是我。而身非我。若身是我。彼見非我。不爾。彼見亦是見。我見亦是見。旣兩皆見。何如來先所難言。汝旣見物。物亦見汝。體性雜亂。不成安立。吁。阿難。倒之甚矣。自己一個主人。却作如許分別。猶是鬼着。雖能應對。然非已出。嗟乎。受蘊之害如此夫。

佛告阿難。今汝所言。見在汝前。是義非實。若實。汝前汝實見者。則此見精。旣有方所。非無指示。且今與汝坐祇陀林。徧觀林渠。及與殿堂。上至日月前。對恒河。汝今於我師子座前。舉手指陳。是種種相。陰者是林。明者是日。礙者是壁。通者是空。如是乃至草樹纖毫。大小雖殊。但可有形。無不指着。若必其見。現在汝前。汝應以手確實指陳。何者是見。阿難當知。若空是見。旣已成見。何者是空。若物是見。旣已是見。何者爲物。汝可微細披剝。萬象析出。精明淨妙。見元指陳。示我同彼諸物。分明無惑。阿難言。我今於此重閣講堂。遠

洎恒河上觀日月舉手所指縱目所觀指皆是物無是見者世尊如佛所說况我有漏初學聲聞乃至菩薩亦不能於萬象前剖出精見離一切物別有自性佛言如是如是佛復告阿難如汝所言無有見精離一切物別有自性則汝所指是物之中無是見者今復告汝汝與如來坐祇陀林更觀林苑乃至日月種種象殊必無見精受汝所指汝又發明此諸物中何者非見阿難言我實徧見此祇陀林不知是中何者非見何以故若樹非見云何見樹若樹卽見復云何樹如是乃至若空非見云何見空若空卽見復云何空我又思惟是萬象中微細發明無非見者佛言如是如是

佛告阿難下。是斥其非。若實汝前下。總徵其見。且今與汝下。別徵其有見之相。佛復告阿難下。別徵其無見之性。蓋前來世尊是直指其心。而阿難不識宗旨。謬謂此性現在我前。佛故與伊截斷曰。是義非實。此一句如利刀相似。不愁阿難不死。雖然亦未可放過在。須要問其來處。迺問阿難。且今坐祇陀林。徧觀種種物像。但可有形無不指着。畢竟何者是汝見性。佛又慮其躲根。先將空見二字與

伊拆開。然後問他。討個下落。阿難遂供曰。我今於此縱目所觀。指皆是物。無是見者。云云佛乃印住曰。如是。又問阿難。汝坐祇陀林。更觀種種像殊。必無見精。受汝所指。汝又發明此諸物中。畢竟何者是。汝非見。阿難復供曰。我實徧觀此祇陀林。不知是中何者非見。我又思惟是萬像中。微細發明無非見者。佛又印住曰。如是。此兩個如是。便是陷虎機。這裏還可說有見得乎。說無見得乎。這些要妙。雖智如鶩子。亦不知佛之落處矣。

於是大眾非無學者。聞佛此言。茫然不知是義。終始一時惶悚。失其所守。如來知其魂慮變惛。心生憐愍。安慰阿難。及諸大眾。諸善男子。無上法王。是真實語。如所如說。不誑不妄。非末伽黎四眾不死矯亂論議。汝諦思惟。無忝哀慕。

此結前二見。以勉進阿難也。惶悚恐懼之狀。變惛憂懼之相。失其所守。失其所操也。大眾當時見阿難如此。不知落着。故有憂懼變惛之相。學眾見如來許可。不知是義。故有驚恐惶悚之狀。由是失其所操。難於進趣矣。如來於是心生憐愍。安慰之曰。汝等謂阿難道有見也。不是。道無見也。不是。乃是。

佛法有誑妄也。然佛法非誑妄也。是如所如說也。汝等謂如來道有見也許可。道無見也許可。乃是如來有二語也。然如來無有二語也。是真實之語也。或者疑世尊同外道末伽黎四種矯亂論議。然世尊不同外道矯亂論議。實第一義論議也。此是如來見阿難大衆不深思惟。而懷惶悚。不勤參究。而忝哀慕。故作如是安慰。以勉策阿難大衆也。已。是時文殊師利法王子愍諸四衆在大衆中。卽從座起。頂禮佛足。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此諸大衆不悟如來發明二種精見。色空是非。是義世尊若此前緣。色空等象。若是見者。應有所指。若非見者。應無所矚。而今不知是義所歸。故有驚怖。非是疇昔善根輕妙。惟願如來大慈發明。此諸物象。與此見精。元是何物。於其中間。無是非是。

文殊問意有三。一責阿難不善悟。二辯其難處。三正陳問意。大凡小乘以有物卽能見。離物卽不見。若是大乘。他開實相眼。凡見色卽見自心。故能頭頭見道。物物全真。此小大之辨也。今阿難到極則處。不能轉。便見心智昏悴。魂慮變懼。是以文殊出來。從傍一問。要顯自家本地風光。不在見與不見。

上作活計爾。從此諸大衆下。先責阿難大衆不善。悟如來之意。乃是其智竭情枯處。從世尊下辯其難處。蓋色空等像。是心境交敵之處。各有一是一非。謂色空等像。若是見者。應有所指。今色空等像。無見可指。謂色空等像。若非見者。應無所矚。今色空等像。皆我所見。以此觀之。心境兩礙。是非交錯。正是難處。故不知是義所歸焉。此無他。是其往昔善根輕。故也。從惟願下。正陳問意。曰。此諸物像。與此見精。元是何物。於其中間。無是非。是。此提四句法爲問。四句法者。如見物像等。是有法。我見是

無。是無法。物像有。見是無。是亦有。亦無法。物像是非有。而見非無。是非有。非無法。阿難一向墮在四句法中。卒不能辯。故文殊拈此四句。併作一問。單單問諸物像。與此見精。元是何物。於其中間。無是非。是。亦如僧問馬祖云。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正與此問同旨。

佛告文殊及諸大衆。十方如來及大菩薩。於其自住三摩地中。見與見緣。弁所想相。如虛空華。本無所有。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云何於中有是非。是文殊。吾今問汝。如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爲無

文殊

佛答意亦三。初轉釋前四句。次直示其本來。三垂問文殊。初從見與見緣下。上見字是根。見緣是境。想相是識。此根境識三。轉釋上四句之法也。四句法者。卽根境中所捏出也。此捏根元。執卽有不執。便無。非真體有見無見之差。全是衆生自心所造也。喻如虛空花。花是虛空。虛空是花。病眼則見病。愈便無。亦非虛空有花無花之異。全是病目自妄所見爾。故曰。此見及緣。併所想相。如虛空花。本無所有。次從此見及緣下。直示本來者。此捏根元。道

見也是阿難。道不見也是阿難。道是也是阿難。道非是也是阿難。自心取自心。斷斷非他物矣。但阿難不緣根境中假色。則全體是真。何有是見非見。爲你說得耶。問。旣是自己妙淨明體。云何有妄有真。答。譬如人睡熟時聞杵音。謂是鐘響。若醒人聞杵音。還是杵音。更有一人聞杵音。不作杵音會。亦不離是杵音者。此三人聞性是同。覺妄有異。今言此見及緣。元是菩提者。乃是對醒人說耳。若是後一人猶遠在。二從文殊吾今問汝下。別垂問文殊者。意謂此中原無是非之相。亦無是非之說。今文

殊言無是非。是未得勦絕。假如汝是文殊。更有是文殊者乎。爲無文殊者乎。佛此一問。總是截斷文殊脚跟。要與文殊言外相見爾。

如是世尊。我真文殊。無是文殊。何以故。若有是者。則二文殊。然我今日非無文殊。於中實無是非二相。佛垂此問。若是他人。便見支離。今文殊是作家。乃自承當曰。我真文殊。此先自站定脚跟。然後揮開曰。無是文殊。何以故。自己一個妙明體上。若有是文殊。便有非文殊。却成兩個。故曰。若有是者。則二文殊矣。看他一立一破。一拈一放。却先將是非二字打開了。然後露個面目曰。我今日非無文殊。此豈非是其腳踏實地。運自己性靈。而顯本分作用者乎。

佛言此見妙明。與諸空塵亦復如是。本是妙明。無上菩提。淨圓真心。妄爲色空。及與聞見。如第二月。誰爲是月。又誰非月。文殊但一月。真中間自無是月。非月。此借文殊用處作結案也。當知文殊用處。卽是妙明真見。而此妙明真見。卽是文殊。又須知妙明真見。非離了空塵。別有妙明真見。亦非卽空塵。是妙明真見。古德云。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而

文殊用處蓋是如此。故曰：此見妙明，與諸空塵亦復如是。從本是妙明下，責其迷妄，何也？可惜自己一段妙明真見不悟，却於空塵上說聞說見。縱然說得是，如第二月。且既是第二月，又安論其是月非月乎？從文殊下，揀定真月。夫舉頭明湛者是真月，捏目所出者是第二月。水底明圓者是月影，若水底月影者，說是非不得。若捏目所出者，亦說是非不得。若舉頭明湛者，亦說是非不得。所以者何？若舉頭明湛是真月，又何擬其是非耶？若水底若捏出是假月，既是假月，又何擬其是非耶？故曰：但

一月真，中間自無是月非月。

是以汝今觀見與塵種種發明，名為妄想，不能於中出是非。是由是真精妙覺明性，故能令汝出指非指。此廣結真妄之由也。由阿難不悟自己妙覺明性，却在空塵上生知生見，謂是是見，謂是非見。此非其妄想者乎？由此妄想，故不能於中出是非。然此妄想又非他物也，還是自己妙覺明性。因妙覺明性，方能於空塵上生知生見。指是是見，指是非見。此非其妙覺明性者乎？由此妙明，故能令汝出指非指。

從阿難白佛言世尊。若此見精。至此卽是開受成道之文也。阿難一回着物。一回着見。世尊兩處。卽其如是者。便是開其受蘊矣。文殊曰。我真文殊。無是文殊者。然我今日非無文殊者。便是示其道矣。看他文殊一點便轉。不墮在是處。不墮在非處。真有排山吸海之力。於此想見。

三開想成道

阿難白佛言世尊。誠如法王所說覺緣徧十方界。湛然常住。性非生滅。與先梵志娑毘迦羅所談冥諦及投灰等諸外道種說。有真我徧滿十方。有何差別。世尊亦曾於楞伽山爲大慧等敷演斯義。彼外道等常說自然。我說因緣。非彼境界。我今觀此覺性自然。非生非滅。遠離一切虛妄顛倒。似非因緣。與彼自然云何。開示不入群邪。獲真實心。妙覺明性。

阿難疑難有二。一內外濫同難。二因緣自然相軋難。阿難年雖在少。歷會已多。記得世尊在楞伽山時。外道執諸法自然性。不從因緣有。何者。因緣非自然故。世尊說諸法從因緣生。不從自然有。何者。自然非因緣故。我今觀此覺性自然。似非因緣。若爾。世尊則有自語相違之過矣。此難因緣自然相

軌也。又阿難性識聰敏。博極群書。曾見梵志所說。真我徧十方界。性非生滅。今日法王所說。覺緣徧十方界。性非生滅。梵志法王。則是同旨。在佛法何貴。梵志何劣。若爾。法王則有不極成之過矣。此難內外濫同也。嗟乎。阿難真是不守本分。却在遊想上之遶。何哉。世尊今日直提第一義諦。示阿難却不薦。而反記楞伽山如此如彼。豈非是其遊想乎。如來今日直指本性。示阿難却不領。而反說先梵志如何若何。是非其之遶耶。此所謂枯木崖前錯路多。阿難以之。

梵志外道都名。娑毘迦羅。黃髮人也。冥諦者。謂冥冥之中。有個主宰。卽神我之謂爾。投灰指外道之。苦行。唯識論廣明。

佛告阿難。我今如是開示方便。真實告汝。汝猶未悟。惑爲自然。阿難若必自然。自須甄明。有自然體。汝且觀此妙明見中。以何爲自。此見爲復。以明爲自。以暗爲自。以空爲自。以塞爲自。阿難若明爲自。應不見暗。若復以空爲自。體者應不見塞。如是乃至諸暗等相。以爲自者。則於明時見性斷滅。云何見明。

方便者。約理約事。約喻約法。如是說者。名爲方便。

又凡有言句。皆是方便。古德云。蓋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落草亦是方便也。今世尊曰。我今如是方便開示。真實告汝。汝猶未悟。惑爲自然。此亦落草方便之說矣。從汝且觀此下。徵其自然體。從阿難下。破其自然義。中將明暗等法四字格之。謂自然性若有。則不容明暗等法。何以無二體。故謂明暗等法若有。則不許自然性。何以多體。非一故。俱存則兩礙。存一不成。如是驗之。無有自然性。爲汝執得矣。

阿難言必此妙見性非自然。我今發明是因緣生。心猶未明。咨詢如來。是義云何。合因緣性。佛言。汝言因緣。我復問汝。汝今因見見性。現前此見爲復。因明有見。因暗有見。因空有見。因塞有見。阿難若因明有應不見。暗如因暗有應不見。明如是乃至因空因塞。同於明暗。復次阿難。此見又復緣明有見。緣暗有見。緣空有見。緣塞有見。阿難若緣空有應不見。塞若緣塞有應不見。空如是乃至緣明緣暗。同於空塞。當知如是精覺妙明。非因非緣。亦非自然。非不自然。無非不非。無是非。離一切相。卽一切法。汝今云何於中措心。以諸世間戲論名相。而得分別。如以手掌撮摩虛

空。祇益自勞。虛空云何隨汝執捉。

此總結前非以示本法也。佛言汝言下。徵其因緣。阿難下破因緣義。破義同前。所言本法者。非因非緣。亦非自然。非不自然。何以故。若有個是。便有個非。是故曰無是非。無非不非。又如虛空不容諸相。然亦不拒諸相發揮。而此事亦然。不取一法。不捨一法。何以故。若取一法。則心法有剩。若捨一法。則心法不周。故曰離一切相。卽一切法。汝今云何下。責其所迷。蓋不取不捨者。本覺也。以本覺離名相。離戲論。若執因緣。若執自然。乃是名相矣。若說

是非。是若說非不非。宛是戲論矣。以戲論名相而擬至精之覺者。誠見其無益矣。譬如手掌撮摩虛空。蓋虛空不可執。而人或執之者。寧非徒勞乎。以精覺不可捉。而人或捉之者。是非妄想耶。

從阿難白佛言。誠如法王所說。至此卽是開想成道之文也。而阿難記得先梵志及大慧等云云者。是其想蘊也。世尊云。當知如是精覺妙明。非因非緣。亦非自然。非不自然。乃是開其想也。又云。無非不非。無是非。離一切相。卽一切法者。卽是示其道也。文意寄在言外。可熟思之。

四開行成道

阿難白佛言世尊必妙覺性非因非緣世尊云何常與比丘宣說見性具四種緣所謂因空因明因心因眼是義云何佛言阿難我說世間諸因緣相非第一義

具論則有九緣。此陳惟四。文勢便故也。蓋俗諦依世間相說有因性。真諦中無之。今阿難被佛劄倒說自然不得說。因緣不得想頭不行。心無所之。乃援漸教中因性來難。謂如來既不許因緣。何故世尊與比丘說見性具四種緣。因空因明因心因眼

等有耶。佛曰。我說世間諸因緣。非第一義。而今乃是直指阿難本性。若是阿難本性。不是自然求得底。不是因緣會得底。須是言外承當。直見本來。不滯紆途。方為透徹。

阿難吾復問汝諸世間人說我能見云何名見云何不見阿難言世人因於日月燈光見種種相名之為見若復無此三種光明則不能見阿難若無明時名不見者應不見暗若必見暗此但無明云何無見阿難若在暗時不見明故名為不見今在明時不見暗相還名不見如是二相俱名不見若復二相自相陵

奪非汝見性於中暫無如是則知二俱名見云何不
見是故阿難汝今當知見明之時見非是明見暗之
時見非是暗見空之時見非是空見塞之時見非是
塞四義成就

從阿難吾復問汝下雙徵佛意謂吾如今且不說
第一義只就汝執云何見云何不見阿難言世人
因日等名之爲見無日等名爲不見據此若因日
等名之爲見便成斷見何以故日等是世間相是
無常故若無日等名爲不見便成常見何以故無
日等是無見見是無故見有見無是外道宗便成

增減之過矣從阿難若無明時下雙難謂因日等
是有見無日等是無見是大不然若依汝執就該
明時不當見明暗時不當見暗何以故以暗時明
相已謝至暗時不應有故故曰若必見暗此但無
明云何無見據此若明時見明至暗時還見暗則
是亦有亦無便成相違之過矣從阿難若在暗時
下雙牒若因日等是明無日等是暗則暗時無明
名不見至明時無暗亦名不見如是二相俱名不
見又明若有見則暗亦有見如是二相俱名有見
然則如今明時不容有暗暗時不容有明如是二

相自相陵奪。容則性存。二俱名見。奪則性失。二俱不見。又明時不見暗。暗時不見明。則是非有非無。便成戲論之過矣。是故阿難下雙釋。世人見日等。謂之明。見無日等。謂之暗。今則不然。當知見明之時。見非是明。以見上無有明故。見暗之時。見非是暗。以見上無有暗故。空塞亦然。問。今現在有明有暗。何得言無。答。現在有者。乃是真如不變隨緣。故令汝見明見暗。以隨緣不變真如。故令汝見空見塞。由是論之。當知見明之時。見非是明。即是自性明故。見暗之時。見非是暗。即是自體暗故。空塞亦然。執則成妄。不執成法。故曰四義成就。明非外物。為汝成明暗等爾。

汝復應知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云何復說因緣自然及和合相。前約俗諦說。故有無相。傾明暗相形。宛成四見。故多違拂。今約真諦論。故有無不立。明暗俱忘。直示一心。方無諍論。雖然明暗俱忘。猶有見在。有無不立。猶有心在。以有心在故。是非宛爾。便不是真心矣。以有見在故。對待儼然。便不是真見矣。故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蓋真見無見。而真心無住。無住

故不可以擬議無見故不可以形容設有形容亦形容不及設有擬議亦擬議不着故曰見猶離見見不能及盤山云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是知心境既忘言思不及如何復說因緣自然及和合耶說因緣說自然說和合真同夢中說夢矣

汝等聲聞狹劣無識不能通達清淨實相吾今誨汝當善思惟無得疲怠妙菩提路

汝等下責迷勸進清淨實相卽是阿難本有之性而不悟反着因緣着自然何狹劣無識迷倒之甚

耶問前云真心無住真見無見今何得言清淨實相耶曰不然譬如日月指其體則曰實相指其光則曰無相何者以日是一相光中無有諸相故又如鏡子指其體則曰實相指其光則曰無相何者以鏡是一相光中無有諸相故而本有之性亦然指其體則曰實相指其用則曰無相何者以性是一相性中無有五蘊妄想故蓋性中無五蘊則是真心真心無住故曰清淨性中無妄相則是真見真見無見故曰實相此清淨實相亦是名亦是實以名召體因體會道道旣喻矣則名亦不有法華

云。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卽此意也。奈何聲聞狹劣無識。不能通達清淨實相。故佛示之。令其自悟性真。不墮支離之見。故曰當善思惟。若或不然。說心說性。認名着相。便是不善思惟。世流布想也。非本旨矣。

從阿難白佛言世尊。必妙覺性。非因非緣。至此卽是開行成道之文也。何以明之。因空因明。因心因眼。乃是行陰之相。由此故數數煩動。能令人心地不安。如患瘧相似。一寒一熱。能令人身體不安。行陰亦如此。一明一暗。能令人妄想不安。如來於是。一一辯破之。使其四見俱消。一諦不立。藥病捐除。是非頓絕。此便是開其行也。至於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蓋見不及。則心不住。非真體而何。此便是示其道也。義理曉然。如眠黑白。學者何故不悟耶。

五開識成道

阿難白佛言。世尊。如佛世尊。爲我等輩。宣說因緣。及與自然。諸和合相。與不和合。心猶未開。而今更聞見。非見。重增迷悶。伏願弘慈。施大慧日。開示我等。覺心。明淨。作是語已。悲淚頂禮。承受聖旨。

阿難心未開者。抑亦有故矣。前破因緣自然中。結云。當知如是妙覺明性。非因非緣。亦非自然。非不自然。無非不非。無是非是。是非非是。四遣至無。無是我心乎。我心若是無。而今現對物者。又何如耶。故是一番迷悶。而今佛又說。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是無見。無見便成空矣。我心若是空。則我如今了了見者。又何如耶。故是重增迷悶。據此。阿難迷悶心未開者。全是識心分別用事。非爲見道也。圓覺云。有妄業故。妄見流轉。厭流轉者。妄見涅槃。由此不能入清淨覺。非覺違拒諸能入者。有諸能入。非覺入故。是故動念及與息念。皆歸迷悶。阿難正類此。伏願下重請覺心明淨。對前迷悶。由迷悶故。不能入覺。是故請之。施大慧目開示我等者。意謂慧目開則覺心淨。便可見道而無餘事矣。意在言外。可想。

爾時世尊憐愍阿難及諸大衆。將欲敷演大陀羅尼。諸三摩提妙修行路。告阿難言。汝雖強記。但益多聞。於奢摩他微密觀照。心猶未了。汝今諦聽。吾當爲汝分別開示。亦令將來諸有漏者。獲菩提果。陀羅尼三學之都名也。此番爲總持。三摩提。此番

正受又云正定。然非單單是定名。故貫一諸字。實是總指佛綱宗之用也。經家省文。故作如此之序耳。至於告阿難言下。復列出三觀之名。畧去禪那者。非爲闕文矣。蓋佛旣責阿難。不善用心。豈可復自有漏心者乎。決不然矣。思之。

阿難一切衆生輪迴世間。由二顛倒。分別見妄當處發生。當業輪轉云何。二見一者。衆生別業。妄見二者。衆生同分。妄見云何。名爲別業。妄見阿難。如世間人目有赤眚。夜見燈光。別有圓影。五色重疊於意云何。此夜燈明。所現圓光。爲是燈色。爲當見色。阿難。此若

燈色。則非眚人。何不同見。而此圓影。唯眚之觀。若是見色。見已成色。則彼眚人。見圓影者。名爲何等。復次阿難。若此圓影。離燈別有。則合傍觀屏帳几筵。有圓影出。離見別有。應非眼矚云何。眚人目見圓影。是故當知色實在燈。見病爲影。影見俱眚。見眚非病。終不應言是燈。是見於是有非燈。非見如第二月。非體非影。何以故。第二之觀。捏所成。故諸有智者。不應說言此捏根元是形。非形離見。非見。此亦如是。目眚所成。今欲名誰是燈。是見。何況分別非燈非見。阿難。一切衆生下。列名總標。以理觀之。此二妄見。

非從外來。亦非本有。明是衆生見妄所成。當業發生。當業流轉。然目一妄字。則本來非有。目一轉字。則衆生實苦。此所謂衆生之顛倒也。云何名爲下。釋第一別業妄見者。先舉喻以明其妄。如眚見圓影。然此圓影。乃是衆生病眼所見。何也。無眚之人。無是影故。此妄見。乃是衆生別業所成。何者。真見之中。無是見故。於意云何下。破卽燈卽見。設彼救云。色在於燈。影從目見。故今破云。若是燈色。好人何不同觀。若見是色。眚人應當不見。以此推之。汝說卽燈亦不是。說卽見亦不是。何以故。燈見是實

體故。復次阿難下。破離燈離見。脫彼救云。此影不在燈上。離燈別有。而色不在日上。離見別有。故今破云。影若離燈別有。屏帳几筵。何無圓影。色若離見別有。不當屬眼所見。以此觀之。汝說離燈亦不是。說離見亦不是。何以故。影眚是燈見故。是故當知下。破非燈非見。燈本無圓影。故曰非燈。無眚者不見。故曰非見。是故當知。無眚則無圓影。見圓影者。乃是病眼矣。病眼見圓影。見無影者。乃是好目矣。若是好目。不應說是。亦不應說非。何也。見眚非病故。若是病眼。亦不應說是。亦不應說非。何也。影

見俱眚故。如第二月下。重喻其妄。影見俱眚。如第二月。若是第二月。說是非不得。何以故。第二之觀。非體非影。捏目所成。故不應說。若是捏目所成。亦說離非不得。何以故。此捏根元非形非見實無體性。故不應說。此亦如是下。法喻雙遣。蓋捏目所成。如第二月。乃是無體。故不應說。何以故。形既無體。可見是虛。卽欲說之。更將於何耶。此圓影目眚所成。亦是無體。故不應說。何以故。影既無體。所見是妄。卽欲說之。更當名誰耶。於是乃知。離卽俱空。是非不有。而今世間所執。我見不見。總一虛妄矣。於何可說哉。大抵日本清明。因病有眚。燈無圓影。眚見重疊。影不離燈。亦非燈有眚。不離日。日元無影。目喻真見。真見無見。妄喻眚影。影非燈有。妄見不成。真見無眚。影見終虛。若然者。依妄則有見有影。依真則無見無眚。據實而論。本一體真。眚影何分。卽是而觀。性元是一。燈見無從矣。今見圓影者。豈非由衆生病眼乎哉。今見其妄者。豈非由衆生別業乎哉。由是而說。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者。於此曉然。不待徵詰。自無置喙矣。

云何名爲同分妄見。阿難。此閻浮提。除大海水中間。

平陸有三千洲。正中大洲東西括量大國。凡有二千三百。其餘小洲在諸海中。其間或有三兩百國。或一或二。至於三十四十五十。

云何名爲下。釋同分。妄見者。通約外報。以明其妄也。大槩娑婆形量雖大。不出一海之中。世界國土雖廣。不過閻浮之域。此其大較也。至於大洲以千計。小洲以百計。或一或二。三十五十。皆隨疆限參差如此。若夫舉邇况遠。舉少况多。以理揆之。卽說三千大千國土。無非同一妄境矣。但隨衆生業異。而報有差等焉。雖然。要之非性中所有。故云外報。

也。閻浮提卽南瞻部洲。又閻浮提樹名。洲上有此樹。此名勝金。此林中有河。底出金沙。又樹汁可染爲金。名閻浮檀金。大畧海中平陸可居曰洲。衆生生其間。界而域之曰國。此豈實然耶。不過衆生自妄所造爾。若細而論之。海比本有之性。洲是不覺之性。以不覺故。業生其中。業有定分。故封域而爲國焉。一人如此。而多人亦如此。一國如此。各國皆如此。展轉幻化。展轉憑依。何有盡耶。故曰總是外報。由涉妄境而有也。

阿難若復此中有一小洲。祇有兩國。惟一國人同感。

惡緣則彼小洲當土衆生覩諸一切不祥境界或見二日或見兩月其中乃至暈適珮玦彗孛飛流負耳虹蜺種種惡相但此國見彼國衆生本所不見亦復不聞

前舉外報此示業緣何以知其是業緣耶廣且勿論姑就切近者而言夫一洲有兩國此爲切近矣然一國人見一切不祥或見二日或見兩月等一國人本所不見亦復不聞此豈陰陽有間而爲之耶若陰陽有間而爲之則將盡天地而不能相容矣何則物各有體物自爲之也豈能容彼哉以物

自無體故知陰陽不能爲咎也審矣然今所現不祥者由衆生妄心所造以妄心鼓動於下故災眚變現於上何以知之譬如一釜水添薪益火則熱抽薪去火則寒水不能爲寒熱寒熱由乎人爾此不祥境界乃是一國人同造惡業故感不祥彼國無之自然不見非特不見抑且不聞何者以淨穢不相入故爾由是知淨土蓋是聖人所居而穢土的是五濁衆生所住良由五濁薰蒸故現有不祥之相而聖人無之法華不曰而衆見燒盡我淨土不毀於此益信雖然一洲兩國猶爲遠也今祇林

園豈不是一處佛與大眾同居佛則無見而阿難執因緣見執自然見與彼當土衆生所見不祥又何異乎故曰以切近者而言之也暈適珮玦日月之妖也彗孛飛流星辰之妖也負耳虹蜺陰陽之妖也明曰虹暗曰蜺背日如負旁日如耳。苾芘如帚曰彗光四出曰孛絕迹去曰飛光相接曰流邪氣圍日謂之暈日月薄蝕謂之適珮玦者形如人所珮之玦也此皆日月星辰陰陽寒暑所變之象爾阿難吾今爲汝以此二事進退合明阿難如彼衆生別業妄見矚燈光中所現圓影雖似前境終彼見者目眚所成眚卽見勞非色所造然見眚者終無見咎例如今日以目觀見山河國土及諸衆生皆是無始見病所成見與見緣似現前境元我覺明

阿難我今下法喻雙例將喻例於法謂之進將法例於喻謂之退如是一進一退以明見是無見也阿難如彼下退今同業之喻進前別業之妄以例於法何則一病目所見圓影雖似前境非色所造也乃是眚勞所成諸有智者知此圓影乃是眚勞所成便不執見與不見矣知影是眚成也旣知影是眚成卽見亦無咎矣知眚是病目也以此例知

如今世人以目觀見山河國土及諸衆生似現前境非色所造也乃是無始見妄所成諸有智者知此山河等是見病所成便不執見與不見矣知山河等是妄見也既知是見妄所成即見與見源亦無咎矣知見妄元我覺明也若爾說見亦無見矣見既無見如何說得我見我不見耶

見所緣皆覺見即皆本覺明心覺緣非皆覺所覺皆覺非皆中此實見見云何復名覺聞知見

蓋世人稱見山河等是所見稱我見此山河等是能見若執能見爲見者即彼日中所患皆翳是也

若執所見爲見者即彼皆中所見圓影是也故曰見所緣皆覺見即皆殊不知自己本覺明心設有覺不屬能緣設有見不屬所緣何者本覺無覺設有覺乃是自覺真見無見設有見乃是自見故曰本覺明心覺緣非皆故知凡有所覺不是真覺乃是妄覺妄覺成影矣故曰覺所覺皆其實本覺無覺設有覺乃是自覺自覺非皆矣故曰覺非皆中如此而覺謂之真覺如此而見謂之真見故曰此實見見見且不及云何稱曰我見覺且不立云何名曰我聞而今世人說我見我聞我覺我知者真

是寐語。但有言說。都無實義。

是故汝今見我及汝并諸世間十類衆生皆卽見。皆非見。皆者彼見真精性。非皆者故不名見。

此結齊法喻也。蓋不自覺而執妄覺。喻如病眚。若不自見而執妄見。喻如圓影。以病眚而見圓影。猶之乎世人執我見矣。他且勿論。只如汝面前見我。是佛是師。我面前見汝。是阿難是弟子。如我與汝。如此世間十類衆生亦是如此。各各執我。各各執見。又不止今日如此。從無始時來皆是如此。執我執見。豈非總成一妄乎。與彼眚見圓影何異。故曰

皆卽見眚。然此眚影豈好目之人有耶。以好目無此眚翳。卽名真見。故曰非見眚者。以好目無此圓影。卽名無見。故曰彼見真精性。非眚者。以是知好目無眚翳。故卽見是無見也。以病目有圓影。故卽見是妄見也。已上法喻理齊。訓前阿難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可謂詳悉委盡。學者不可不深究而體玩之也。

阿難如彼衆生同分妄見。例彼妄見別業一人一病。目人同彼一國。彼見圓影。眚妄所生。此衆同分所見。不祥同見業中瘴惡所起。俱是無始見妄所生。例闕

浮提三千洲中兼四大海娑婆世界并洎十方諸有漏國及諸衆生同是覺明無漏妙心見聞覺知虛妄病緣和合妄生和合妄死

前文中退同分進別業以例於法例如別業病目一人例阿難妄見又以阿難妄見同彼世間十類衆生今則進同分退別業以例於法例如十類衆生同分妄見還例別業一人又以一病目人同彼一國復以一國例十方諸有漏國如是展轉例知所謂進退合明其法也一病目見圓影與彼一國人見一切不祥何異一國瘴惡所起妄見與彼十

方有漏國土和合妄生和合妄死何異且衆生是覺明之漏十方國土是圓影所成以覺明明極領覽不及反成無明無明卽病眚矣以明覺爲見見不能了遂成妄見妄見卽圓影矣故知妙明心中一半有知成衆生一半無知成世界世界卽圓影也衆生卽病眚也如是展轉成依展轉成妄究而觀之此諸有漏國及諸衆生非色所造也還是覺明無漏妙心妄緣和合有焉

若能遠離諸和合緣及不和合則復滅除諸生死因圓滿菩提不生滅性清淨本心本覺常住

前云和合妄生。和合妄死。故今結示曰。若能遠離諸和合緣。及不和合。則復滅除諸生死因。問云何遠離和合。及不和合耶。曰。真如隨妄心起滅。故有生死。若達真如性空。便不與生死和合。故曰遠離和合。然有個遠離和合。便有個不和合在。亦是生死。圓覺曰。一切菩薩。及末世衆生。應當遠離一切幻化。虛妄境界。由堅持遠離心故。心如幻者。亦復遠離。遠離爲幻。亦復遠離。離遠離幻。亦復遠離。得無所離。卽除諸幻。此亦如是。遠離諸和合緣。及不和合。自然滅除生死因。圓滿菩提。不生滅性。

阿難。汝雖先悟本覺妙明性。非因緣非自然性。而猶未明。如是覺元非和合生。及不和合。阿難。我今復以前塵問汝。汝今猶以一切世間妄想和合諸因緣性。而自疑惑。證菩提心和合起者。則汝今者妙淨見精。爲與明和爲與暗和。爲與通和爲與塞和。若明和者。且汝觀明。當明現前。何處雜見。見相可辨。雜何形像。若非見者。云何見明。若卽見者。云何見見。必見圓滿。何處和明。若明圓滿。不合見和見。必異明。雜則失彼性。明名字雜。失明性。和明非義。彼暗與通及諸羣塞。亦復如是。

前阿難請中。疑因緣自然和合與不和合。及見見非見等。佛將同別二喻。已解其見見非見。是當無惑矣。次當破和合與不和合者。若因緣自然。前開想中。先以辨竟。不須復言也。故曰。汝雖先悟本覺妙明。性非因緣。非自然性。今從阿難。汝雖先悟下。總標和合與不和合。次阿難我今下。別破和義。破中。還將前四義格之。便知無和底道理矣。何者。四塵既假。將何物爲和耶。明見若二。則爲雜。不成和矣。明見若一。則無辨。不成見矣。若說非見。則明亦是無。若說卽見。將何見見。至稱圓滿者。乃是相齊

之義。謂見若齊。則無明。謂明若齊。則無見。共則明見俱失。誰知和者。彼暗與通。及諸群塞。亦同此破。復次阿難。又汝今者。妙淨見精。爲與明合。爲與暗合。爲與通合。爲與塞合。若明合者。至於暗時。明相已滅。此見卽不與諸暗合。云何見暗。若見暗時。不與暗合。與明合者。應非見明。旣不見明。云何明合。了明非暗。彼暗與通。及諸羣塞。亦復如是。從復次阿難下。破合。文義可見。不復更辨。但和是我去和他。故以雜齊二字勘之。約雜。則是非和。約齊。則是無見。前義已辨。今乃破合者。合是合成一。

體故以明暗二體辨之。若合明不當暗時復見暗。若合暗不當明時還見明。以見是一相。故不當有合明合暗之說。暗通羣塞類此。

阿難白佛言。世尊。如我思惟。此妙覺元與諸緣塵及心念慮非和合耶。佛言。汝今又言覺非和合。我復問汝。此妙見精非和合者爲非明。和爲非暗。和爲非通。和爲非塞。和若非明。和則見與明必有邊畔。汝且諦觀何處是明。何處是見。在見在明。自何爲畔。阿難。若明際中必無見者。則不相及。自不知其明相所在。畔云何成。彼暗與通及諸羣塞亦復如是。又妙見精非和合者爲非明。合爲非暗。合爲非通。合爲非塞。合若非明。合則見與明性相乖角。如耳與明了不相觸見。且不知明相所在。云何甄明。合非合理。彼暗與通及諸羣塞亦復如是。

上旣破和合。則和合不成矣。今又計非和合者。若非和合。則有邊徼可指。不可不辨。從佛言。汝今又言下。先破非和。還以明等四義檢之。必有邊畔。此非和之體。在明際那。在見畔耶。若在見畔。則自不知明。若在明際。則見不相及。見旣不及。畔云何成。明旣不知。際何由辨。彼暗通羣塞。一一勘之。無有

非和之體矣。又妙見精下破非合。若約非和則體不相入。猶可說也。若是非合。則明見不相到。復何辨乎。何者。性相乖角。根境俱背。如耳與明。了不相觸。如見與塵。各不相及。云何甄明以爲非合耶。上來辯同別妄見。卽是解阿難見見非見之疑。於今破和合。卽是除阿難見猶離見之惑。又和合非和合。類同自然。同業與別業。不出因緣。阿難自當性解。而佛亦不言矣。

阿難汝猶未明一切浮塵諸幻化相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幻妄稱相。其性真爲妙覺明體。如是乃至五陰六入。從十二處。至十八界。因緣和合。虛妄有生。因緣別離。虛妄名滅。殊不能知生滅去來。本如來藏常住妙明不動周圓。妙真如性。性真常中。求於去來。迷悟生死了無所得。

此總結大意。從阿難汝猶未明下。結別業妄見。謂見日等是明。無日等是暗。與病眼見圓影相似。此日等對浮塵根時。真爲幻妄稱相。當處出生。隨處滅盡。豈自己妙覺明體亦同幻相。是無耶。蓋其中意思。汝猶未明耳。此結責阿難見見之疑也。從如是乃至下。結同分妄見。此衆同分中所起癡惡見。

諸不祥。與一病目見圓影無異。此病目是一根。如是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對覺明時。實是幻妄不真。因緣和合。虛妄有生。因緣別離。虛妄名滅。豈自已本有真性。亦同幻妄是虛耶。蓋其中義理。汝尚未悟爾。此結責阿難見非見之疑也。從殊不能知下。結合非合義。汝見陰入處和合則謂之生。非和合則謂之滅。殊不知如來藏中本無生滅。元是妙明常住。汝見明等有。是謂來。見明等無。是謂去。殊不知真如性中。實無來去。元是不動周圓。蓋此中至意。汝死不知矣。此結責阿難見猶離見之疑也。汝見日等明。謂之來。見無日等暗。謂之去。執妄是爲迷。了性是爲悟。蘊有則生。蘊亾則死。殊不知性真常中。求於去來迷悟。生死了無所得。蓋個中深意。汝實不能也。此結責阿難見不能及之疑耳。從阿難白佛言世尊。如佛世尊爲我等輩。宣說因緣。及與自然。諸和合相。與不和合。心猶未開。而今更聞見見非見。重增迷悶。至此卽是開識成道之文也。中間廣明同業別業二顛倒見。此卽是識蘊矣。佛曰。若能遠離諸和合緣。及不和合。則復滅除生死。因圓滿菩提。不生滅性。此則開其識也。至云

性真常中。求於去來迷悟生死了無所得。是非成其妙耶。然文勢如長風鼓發。萬竅怒號。又如雲物影搖。一輪獨朗。讀者須如此觀。方見指撥之妙矣。又前破五陰卽是發妙明心。後辯五陰卽是開其道眼。從首卷來至此。廣顯人執。至後三科七大。廣明法執。臨文當辯問。五陰旣妙。何復有開之說耶。不猶煩重乎。曰。非然也。假如珠藏合浦。玉蘊荆山。玉從荆山。非謂荆山是玉也。珠來合浦。非謂合浦是珠也。要在虞而出之於掌。乃見其實矣。心藏五陰。非五陰是妙也。須假佛示之於掌。乃見其妙爾。

故知前破五陰者。乃指荆山合浦之類是也。後辯五陰而云開者。乃示之於掌類是也。故佛無煩言之咎。

二辯法執分五

一五陰 二六入 三十二處 四十八界

五七大性

初五陰

阿難云何五陰本如來藏妙真如性

此總標五陰。陰是闇覆性。蔽真如爲義。蓋五塵對五根時。若不轉計。原與真如法一。本來無事。良由

真如不守自性。轉計彼青黃長短等相。覆蔽真如。故稱爲陰也。若究而觀之。彼五陰卽如來藏。妙真如性。非別有也。

一色陰

阿難譬如有人以清淨目觀精明空。唯一睛虛。迥無所有。其人無故不動。目睛瞪以發勞。則於虛空別見狂華。復有一切狂亂。非相色陰。當知亦復如是。

阿難下第一辯色陰者。先舉喻以明其由。以清淨眼見精明空者。喻色陰也。蓋真如不守自性。乃攬色以成陰也。惟一睛虛。迥無所有者。喻不覺也。以

真如不覺。故見無所有。卽無明矣。其人無故不動。目睛瞪以發勞者。喻轉計也。謂無故不動。目睛今動而發勞者。卽有故矣。是知有故。卽轉計也。則於虛空別見狂華者。喻色陰之相也。以色陰喻之。以狂華猶真如不守自性。轉計青黃等成其妄相。故曰色陰當知亦復如是。

阿難是諸狂華。非從空來。非從目出。如是阿難若空來者。旣從空來。還從空入。若有出入。卽非虛空。空若非空。自不容其華相起滅。如阿難體不容阿難。若目出者。旣從目出。還從目入。卽此華性從目出。故當合

有見若有見者去既華空旋合見眼若無見者出既翳空旋當翳眼又見華時目應無翳云何晴空號清
明眼

阿難下。別破轉計等相。是諸狂花。非從空來。亦非日出。謂空若有花出入。則非虛空。便是實體矣。實體豈容他相耶。如阿難更不容阿難。蓋阿難是實體故。又日若有花出入。當合有見。有見不應有翳。云何晴空號清明眼。是知空日俱無花。今見有狂花者。是非其妄相乎。喻真如無青黃等相。今乃有見者。是非其轉計而成虛妄乎。

是故當知色陰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是故下。法喻雙結。要知狂花是無從。卽是睛目瞪勞。色陰亦無從。乃是真如自性轉計。故識得真如自性無起。卽知色陰亦是無起。原是如來妙真如性。何有因緣自然爲你妄見耶。

二受陰

阿難譬如有人手足晏安。百骸調適。忽如忘生。性無違順。其人無故。以二手掌於空相摩。於二手中妄生澀滑冷熱諸相。受陰當知亦復如是。

阿難下。第二辯受陰者。先舉喻以明其由。手足晏

安。百骸調適者。喻受陰也。以真如不守自性而認空清安樂田地者。卽受陰境也。忽如忘生性無違順者。喻不覺也。忘生云。今者我喪我。遂至於槁木死灰而不知者。是其愚也。其人無故以二手掌。於空相摩者。喻轉計也。無事之時也。以無事故忽然以二手相摩。卽有故矣。有故豈非不是轉計乎。妄生澀滑冷熱諸相者。喻受陰之相也。真如不守自性轉計恬安無事爲樂。滅智灰心爲究竟者。明是虛妄也。故曰。受陰當知亦復如是。

阿難是諸幻觸不從空來不從掌出如是阿難若空來者既能觸掌何不觸身不應虛空選擇來觸若從掌出應非待合又掌出故合則掌知離則觸入臂腕骨髓應亦覺知入時踪跡必有覺心知出知入自有。一物身中往來何待合知要名爲觸。

阿難下。別破。是諸幻觸不從空來亦非掌出何以故。空若有觸不應選擇來觸。掌若有觸應非待合。自有一物身中往來何必合知。以是知空掌俱無觸相。今見澀滑等者是非其虛妄耶。喻真如亦無不覺等相。今見恬安無事不覺者是非其轉計而成虛妄耶。

是故當知受陰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是故下。法喻雙結。悟得澀滑等是無從。乃出於相摩。受陰亦是無從。卽是真如自性轉計。識得真如自性。受陰亦非他物。原是如來妙真如性。何有因緣自然爲你受得耶。

三想陰

阿難譬如有人談說酢梅口中水出思蹋懸崖足心酸澀想陰當知亦復如是

阿難下。第三辯想陰者。先舉喻以明其由。口說無實。而有水流。懸崖不有。而今足酸者。喻想陰也。想者像也。以真如不守自性。隨緣成就。一。想像皆是自心之變。豈梅崖也哉。故曰。想陰當知亦復如是。

阿難如是酢說不從梅生非從口入如是阿難若梅生者梅合自談何待人說若從口入自合口聞何須待耳若獨耳聞此水何不耳中而出想蹋懸崖與說相類

阿難下。廣破。梅不自談。口亦無聞。聞人說梅。口遂流沫。此何爲耶。崖酸類此。由是知真如不變隨緣轉計爲相。有矣夫。

是故當知想陰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是故下。法喻雙結。梅崖是無體。卽說水酸亦是虛妄所習。想陰亦然。全是自心取自心。無體可執。卽如來妙真如性。云何有因緣自然。爲你想得耶。

四行陰

阿難譬如暴流波浪相續前際後際不相踰越行陰當知亦復如是

阿難下。第四辯行陰者。譬如暴流波浪相續。若說浪相。則有前後。若說水性。則不相踰越。喻行陰也。以真如不守自性。隨行遷流。念念不停。新新不住。究竟出不得自體。與波浪遷流無異也。

阿難如是流性不因空生。不因水有。亦非水性非離空水。如是阿難若因空生。則諸十方無盡虛空成無盡流。世界自然俱受淪溺。若因水有。則此暴流性應非水。有所有相。今應現在。若卽水性。則澄清時應非水體。若離空水。空非有外。水外無流。

阿難下。廣破。如是流性。不因空生。不因水有。謂空若能生。十方俱受漂溺。水若有流。體性儼然分二。喻真如無行相。行相乃衆生轉計相續爾。

是故當知行陰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是故下。法喻雙結。空水實無流相。而真如亦無行相。今見行相遷變者。乃是衆生轉計所移也。若了真如不動。彼行陰卽是如來妙覺性。無有因緣自然。爲你所行矣。

五識陰

阿難譬如有人取頻伽瓶塞其兩孔。滿中擎空千里。遠行用餉他國。識陰當知亦復如是。

阿難下。第五辯識陰者。識陰以頻伽喻者。取其形。謂是好音。取其瓶。實是無常。塞其兩孔者。以善惡業塞之。而成妄有。以理而論。善惡本空。元是無常。故以兩孔言之。所謂一喻而衆理得也。滿中擎空。用餉他國者。衆生持業往來於六道。喻真如不守自性。隨業托識往來三界何異。故曰識陰當知亦復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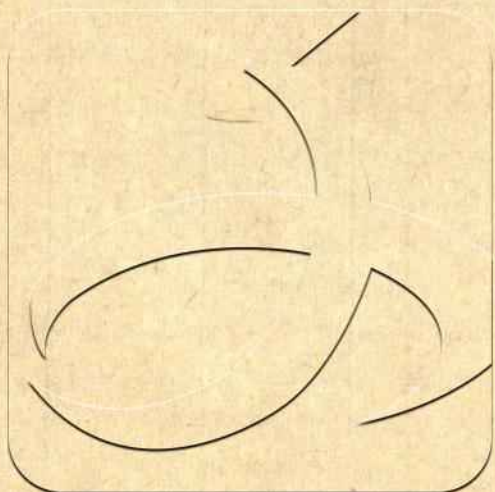
阿難如是虛空非彼方來非此方入。如是阿難若彼方來則本瓶中旣貯空去於本瓶地應少虛空若此方入開空倒瓶應見空出。

阿難下。廣破擎空餉遠。則彼不增貯空持去。則此不減。喻真如在凡不滅。在聖不增。生亦不有。死亦不無。今見聖凡增減生死有無者。乃是衆生情識。

轉計也。於真如何有哉。

是故當知。識陰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是故下。法喻雙結。虛空無往來相。而真如亦無往來相。今見三界紛紛。六道擾擾者。乃是衆生之虛妄也。若見真如。彼識陰卽如來妙覺性。何有因緣自然爲你識得耶。

首楞嚴經正見卷第二終



71016545

